



左繡

定哀

自八年  
至終  
自元年  
至十三年

二十八、二十九

三十六  
三

服部文庫

117

195

15





117  
195  
15



錢塘 馮李驊天閑  
陸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參評  
同懷杭州陸 傑與臯

男 馮張孫近潢  
翼孫念詒 校輯  
允孫思蔭  
男 陸麟善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柴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 馮李驊天閑增訂

定公下第二十八

經 己亥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報前年伐我西鄙 公至自侵齊

傳 無 〇二月公侵齊 未得志故 困見 三月公至自侵

齊 無 傳 〇曹伯露卒 無傳 四年盟臯馳 困 公卒 子伯陽立 〇夏齊國



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死。

死衛地將來救也。公逆會之。東郡燕

縣東北有死亭。不曰會士鞅而曰會晉師重師也。牽之戰公會晉師于死鄭不書諱之也。四鄉並將而以禽鄭自師逆公三家之張成于此矣。故諱之也。於是齊師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死勿諱。公至自死。

無傳。○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無傳。四年盟畢馳。柳本或作柳。○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林懷公卒子閔公越立。○晉始伐與國也。於襄之二十三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始叛晉盟齊于鉞衛始叛晉盟齊于沙。於是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雖魯亦叛晉矣。故悉書之也。○葬曹靖公。無傳。○九月葬陳懷公。無傳。三月。○季孫斯仲孫何而。非速。

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沃。

無傳。結叛晉曲沃衛地。○從祀先公。從順也。先公謂公偃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

先公。○困陽虎欲去三桓而為此也。盜竊寶玉大弓。盜謂陽虎也。家故曰盜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林書曰盜竊寶玉大弓魯無人之辭也是故陪臣叛皆不書。書陽虎為盜是治陪臣也。君子之作春秋治至于陪臣斯極矣。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攻其士皆坐列。

言無。曰顏高之弓六鈞。顏高魯人三十斤為鈞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故以為異。○稱尺證。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反強其丈夫。

此敘事之小品也。平敘三事。兩顏兩冉。似截對一詳兩畧。似前奇後偶。兩射。殿又似前偶後奇。以上兩事合看一中。顏一中。有是力與巧對。以下兩事合看。一退口一呼日。又是誇與誇對。鏡背字。機上文聯絡巧變。令千載下。把玩不釋。



手也

一且字見其勇一乃字見其誣此傳自為註脚不煩別釋者

此只敘一歸樂祁事將歸而惡其無故則敘其代子既歸而卒于人行又欲止

其尸此非與子梁作難乃故意與趙氏為逆也遙遙為晉陽起本矣  
文以范獻語為主作兩截還前中趙鞅語與士鞅語相對一以今又執之為絕諸侯一以無故歸之為宋必叛後半陳寅語與士鞅語相對一以宋叛棄子不如待之一以宋叛求成不如止尸中間却將獻子私語作兩截轉換是以止子承上姑使代子起下而兩截中間又各以歸樂祁樂祁歸為界畫其剪裁一何工整至此

此與前陽州篇同一筆意彼詳于首此詳于腹起處完攻齊正文中段以為偽啓

三肅

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

子鉏齊人斃什也什音赴又蒲北反前

覆曰偃且射子鉏中頰

子鉏死○一云偃且顏息人姓名且子餘反非

射人中眉

顏息其詞若有憾焉其言乃深責之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

以自矜師還

再猛偽傷足而先

猛魯人欲先歸

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會見

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詐言猛在後為殿傳言魯無軍政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

討詹翽之黨穀城在河南

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莒以定王室

傳終王室之亂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

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

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

執樂祁在六年獻子私謂子梁

獻子范鞅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

子梁樂祁溷代子溷樂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

溷也不如待之

留待勿以子自代樂祁歸卒于犬行

○行戶郎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

止諸州

州晉地為明年宋公使樂大心如晉張本

○公侵齊攻廩丘之郭

郭郭也主人焚衝衝戰車說文作撞陷陣

春秋左傳

卷三定公

三



偽總見陽虎以戰為戲末段陽州舊事却附紀于稟丘之役作者蓋亦以待事名子為客氣也是一則笑林小品文字以客氣句為主前特着兩主人字為客字相映成趣妙絕

魯號乘禮豈猶味此始尚者以晉尚而尚之加意鄭重之辭耳非素等羔雁而一之也

此篇敘衛所出叛晉前半寫晉盟之無禮下半寫叛晉之有謀重在下截四段皆以王孫賈為線索却師從不受盟捕入兩截一串又上截以將盟將歎為呼應下截以欲畔乃畔為呼應通篇首尾則又以誰敢盟請改盟為呼應分合皆章法也

也或濡馬褐以救之馬褐馬衣遂毀之毀主人出師攻

人少故遣後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陽州

之役猛先歸言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逐稟丘人虎曰盡

若在此必復敗言皆客氣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苦越凡勉州

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強之類也欲自此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報上晉士鞅趙鞅荀寅

救我救不書齊師已去未入竟公會晉桓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

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也中行

文子荀寅也禮卿執羔大夫執鴈魯賜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卿不書禮不敵公史書之

○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自死還就趙簡子曰羣臣

誰敢盟衛君者前年衛叛晉屬齊泚佗成何曰我能

盟之子晉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泚牛耳主次

自以當泚牛耳故請正義曰盟用牛耳卑者執之

尊者泚之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為盟主宜泚牛

耳故請晉大夫使執之哀十七年傳鄆衛之役吳公

子姑曹吳不知盟禮當余國執牛耳而自使其臣執

之發陽之役衛石魋時宋魯衛三國衛為小故魋執

牛耳襄二十七年傳云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

正謂主辦盟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言衛

器執牛耳也小可



寫晉無禮涉化何先總後分字字惡  
狀使人巨耐方教得振晉一番怨毒起  
王孫越進數言便自怒氣拂拂從十指  
出也入神之筆

衛侯欲畔晉而患諸大夫陸提此筆領  
起下半篇文字振拔可喜下分兩層三  
節上層兩大夫日對下層兩字對而  
整散各變使次于刻將行有日三措  
頓挫又一頭兩脚格也末以不如畔之  
作斷首尾曲折盡態極妍

此晉縣不得將軟涉佗按衛侯之手及按按擠也血

子對反掘烏喚反擠衛侯怒王孫賈趨進買衛曰盟

以信禮也信猶明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

盟也言晉無禮不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

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問不公以晉詭語之詭耻且曰

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使改卜他公子以

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

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為質大夫曰苟有

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縲以從將行

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

後可欲以激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有期

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

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

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桓公

士不書監帥不親侵也六年遂侵衛討

鄭伐周闕外晉為周報之叛

後鄭有註從衛無註以事之遠近為詳  
畧也



諸亂必有其故。陽虎則無他故。只要已更孟氏耳。却不明在前而以欲去三桓制敘于五人。因陽虎之下較他處敘法各別。左氏手意固多變也。

此篇寫陽虎之亂。凡作四節讀。第一節欲去三桓敘其作亂本意。以及順祀成車肯前一層事。第二節前驅第三節劫公殺作亂正項事。第四節脫甲盜玉敘敗後事。節皆以陽虎提頭。而五人因陽虎起。陽虎又謹陽以叛結篇法極明。畫其間成宰期孟孫桓子咥林楚築

若闔門子言舍辭字頗其間諸人為緯。陽虎為經作者蓋極寫一跋扈之陪臣。以為此春秋之盜魁而已矣。

陽虎作難。因季及孟制之者。全虧處。父一人。即于首段提出。凡三寫。機警。伏一篇之線索。而後以師師請追兩層應之。其力只在以壬辰為期。五字中妙絕。極紛亂事。寫得極清。極倉卒事。寫得極次第。只是將陽虎與桓子處父相間。而寫遂得錯綜。而又有條理也。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魯為晉討衛

○季寤季桓子之弟公鉏極公彌曾孫桓子族子公山不狃費皆不

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孫氏之庶子叔仲

志不得志於魯。志叔孫帶之孫皆為國人所薄故五人因陽虎陽虎

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子以叔孫輒更叔孫氏

代武居然做大已更孟氏。陽虎自代懿子冬十月順祀先公而所焉。將

大事欲以辛卯禘于僖公。辛卯十月二日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

於僖廟故於僖廟行順祀。正義禘者審定昭穆之祭今為順祀而禘于僖公是併取先公之主盡入僖

廟而以昭穆祭之也。禮祭尊可以及卑。後世之主宜上徙太廟而食。今反下徙僖廟亦非正禮。昭二十五

年禘于襄王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成都車曰公亦然。命云先殺季孫大代二氏提明伏案

癸巳至。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斂

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

期。孫云接將享處父期以兵救孟氏。危哉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

以鉞盾夾之。陽越殿。驅一殿計亦周矣將如蒲圃。桓子咥謂林

楚。昨暫也。昨什詐反。按昨一音責。註暫也。即傳婦人暫而免諸國之暫。註猶卒也。有倉皇乞憐之

齊人左傳定公



意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已於難以繼

其先人之良。是指免難而言。正義反。對曰臣聞命。責其以殺我之事。繼先人為不良。非是。

後猶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

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

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言必往。按備諸。本備却。孟氏選國人之壯者。

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偽築室於門外。因得聚眾。公。應往也。如。陽越射之不

申築者闔門。季孫既得。有自門開射陽越殺之。陽虎

朱受谷曰。墓擬如繪。不必言。醋愛中。開與孟孫以壬辰為期。八個字有如繩如。

舞之奇。孟孫為公期築室于門外。壬辰也。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壬辰日也。然其妙却從戒都車日。癸巳至。句中來。

劫公與武叔。武叔叔孫不敢。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

成人自上東門入。魯東城。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

勝。又戰于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

王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

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于徵死。何暇追余。徵召也。陽虎召

季氏于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必喜。故言喜于召死。正義言。魯人歡喜季孫免于召死之事也。從者

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嘻。懼聲。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

畏陽。陽欲殺桓子。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之。不敢殺



帶敘子言一筆亦恰與陽虎作起訖結  
搆天成

子言辨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與禮視映  
子言季寤辨酒周備也。編告廟飲酒示無懼。辨音。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臣。謹音歡。

鄭駟歛嗣子大叔為政歛。駟乞子。子然也。為。明年殺鄧析張本。

經。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無傳。四年。

盟臯鼫。林獻公。得寶玉大弓弓玉國之分器。得。足以為榮。失之。足以為辱。故。重而書之。

六月葬鄭獻公無傳。三月。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五氏。晉地。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林。外。會。書。次。自厥貉以求。未之。有也。于是再見何。中國無伯也。齊衛伐盟主。則其不。書。伐。何。春秋重絕晉也。于襄之二十三年。嘗書齊伐。

晉至是而不書何齊始叛晉諸侯猶有盟主也前年  
鄭叛晉盟齊于鹹衛叛晉盟齊于沙明年及齊平魯  
亦叛晉諸侯無盟主矣有盟主非美事也。秦伯卒  
無盟主非細故也是故春秋重絕晉也。

林哀公卒孫惠公立。冬葬秦哀公無傳。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  
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巢向戊。子。曾孫。

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樂祁之子潤也。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右師往到子明舍。子。明。遂。使。出。門。去。補。正。劉。用。照。日。子。曰。吾。猶。衰。經。而。明。蓋。與。右。師。同。居。逐。之。使。各。出。居。也。

子擊鍾何也忿其不逆父喪。因。右師曰。喪不在此。故。責其無同族之恩。

擊鍾之非可以喪不在此解之生子之  
非無可解也則以偽疾許之怨不在此大  
小其于傷心烟之謂歟

反唇處令人絕倒

三備



只桐門右師四字亦與一應何其心閒而手敏也

千是一作於是

一篇論斷敘案只提一筆却不用通身文字都從此一筆洗發也凡作兩層讀前半棄其邪取其忠對是照提筆頓說見不當殺但當用後半用其道惟其人對是照提筆道說見既要用不當殺一往一復洗發透徹尤妙在中間用其道不棄其人兩語承上起下夾在三引詩中作轉換之筆而單句掛單句結文止

百字字字筋節也

三引詩兩層一詳前偶後奇有筆意有軍法既參差又整齊管也筆也樹也都與竹字相映小小着色無一不工

而祇

裝

得寶三大弓不言所得諱之也亦怨之也諱之以其歸自陽虎怨之則不復目之為盜然其被門出奔請師伐魯逃西願東饋鮑侵逃種種得賊舉動則終不

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已子明也

明聞之怒言于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

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逐之在明年終叔孫

昭子之言

鄭駟欲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

而私造刑法書之君子謂子然于是不忠苟有可以

加于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加猶益也棄不責其邪惡也正義曰鄧析不為秋

作刑書而殺蓋別有當死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

管形管亦管筆女史記專規誨之所執竿旄何以

告之取其忠也詩鄘風也錄竿旄詩者取其中心願

見采而鄧析不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

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也

草舍也正義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

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傳言子然嗣大叔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無益近用書曰得器用

也凡獲器用曰得器用者謂物之成得用焉曰獲

定公



能自新而革面也。斷之曰：趙氏其世有亂乎？蓋仍以盜目之矣。

文子語輕論取魯而重論陽虎。凡說兩遍前一遍極寫陽虎之惡，又分兩項欲勸齊師是末位正意，不利魯國使將對而相形後一遍，願謂陽虎之不可用也。

承上兩項反復詳說曲折醒快之文。

詐謀二字斷盡陽虎一生，乃此文一篇之眼目也。

孫勃升曰：自古小人構亂人國者，老成練達之人，每早見而深言之。世主不察而隲其計，如梁武之於侯景，其尤也。已鮑文子一言而齊魯並受其福，此國之所以貴有老成人也。

以夫子斷結不但結陽虎，并結文子一篇文字，見其言之不謬也。

器物以有獲若麟為田獲，俘為戰獲。正義曰：凡獲此器物之用者，謂之為得。將此器用以得于物，謂之為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陽關，師驚犯也。陽虎使焚萊門，陽關，師驚犯也。

之而出犇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於魯，齊

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施氏魯

子鮑國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餘矣。魯未可取也。

上下猶和，眾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

何取之？陽虎欲勸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

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

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求自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

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

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

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乃囚諸西鄙，盡借邑

人之車，鏃其軸，麻約而歸之。鏃，刻也。欲絕追者。○鏃，苦結反。載，葱靈

寢於其中而逃。葱靈，輜車名。○葱，初江反，或音葱。葱輜

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

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受亂人故。



之續

此為我齊伐晉着筆在先登上以東郭  
犁燧為上而兩兩讓登後兩兩辭賞為  
承都有醋精得米之致而起以敵無存  
作引末以敵無存作結中間另以衛侯  
當半之身相形章法最勻最密

看來雖寫書燭諸人其實只為齊侯蓋  
齊侯當時晉有伐盟主意在與君代與  
耳真儀之戰無大規模致邑賞功恤死  
為他只向小小處摸摸可以料其終矣

諸家皆以齊師克在和但飲甲節自為  
下驕字伏乘不當并作讓解

春秋左傳

卷五

十

○秋齊侯伐晉夷儀為備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

與其弟無存齊人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

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又在東郭前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

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

關死於門屋雷下也故讓眾使從而

已先登○樂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

者絕而後下恐書先下故又譎書左彌先下言左行

彌遂自先普與王猛息戰之共猛曰我先登書斂甲

下亦讓也飲甲起欲擊猛此句已申去猛笑曰吾從

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曩乃黨極

○子如驂之靳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

克正義說文云靳當胸也蓋當胸之皮驂馬之首

當服馬之胸杜靳車中馬言靳是中馬之駕其中馬

服馬特詳于乘為當半先下收夷儀也今熒陽有

也晉車千乘在中牟中牟縣迺遠疑非也衛侯

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上過之龜焦衛至五氏道過

龜焦光不成不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

半敵矣衛侯怒晉甚不復顧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

之衛褚師圍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

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城謂夷儀也遇必敗之

不夾敘此段則讓登辭賞兩事接連局  
雖緊而氣嫌于促矣此養局之妙也

定公



驂斬宿旅前後相映語甚新而雅

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獲齊車五百乘齊侯致禱

媚杏於衛三邑皆齊西界以答謝衛齊侯賞犂彌犂

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哲白也而衣狸製齒上下相

值製裘也憤音策又音責說文作齷公使視東郭

書曰乃夫子也吾賜也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

旅也言彼與我若賓主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

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

乃得其尸公三禭之詳此與娶高國相夾之正義蓋始以士服次大

夫服次與之犀軒與直蓋犀軒卿車而先歸之坐引

者以師哭之先歸其喪停喪車以盡哀也君方為位而親推之

三齊侯自推喪哭故挽喪者不敢立坐跪也

經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平前八年再夏公會

齊侯于夾谷平故公至自夾谷無晉趙鞅

帥師圍衛洽古協二反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三邑皆汶陽田

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

歸魯田林未有言來歸田者言來歸鄆讙龜陰田

以是為齊人之願也濟西言取讙闞言取鄆讙龜陰

田不言取以是為齊人之願則以夫子相夾谷之會

定公

左



也。○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郕，叔孫氏邑。○秋，叔

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宋樂大心出犇曹。傳在

前年春書名罪。○宋公子地出犇陳。貪弄馬以距君，命書名罪之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無傳，安甫地闕。○叔孫州

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暨與也，宋公寵

向難不聽辰請，辰忿而將大臣出奔。虛請自忿，稱弟示首惡也。仲佗石彊皆為國卿，不能匡君靜難而為辰所牽帥出奔，稱名亦罪之也。

○十年春及齊平。蓋齊桓公與魯成公之盟也。

當合下篇讀蓋直懸禱經為夾谷傳首尾亦連經駕敘法

此篇見大聖人行道之端有經有權分作三截讀上截却兵下截辭享都以禮為正已正人作用此是經處中間更定載書不激不隨人已兩得此是權處

俞寧世曰犁彌料孔子以為有禮無勇孔子三制齊人全在禮中發出勇來此聖賢與俠烈分別處寫得最高

首段不書齊君而直書萊人乃是把好人與齊侯做也宜其聞而遠辟之矣軍領一筆整應四句總斷三句軍收一筆字字正大和平左氏敘述夫子語態小心在中七句着着緊末只四字鬆去秋殺春生造化在手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夾谷即祝其也。補正在今萊蕪縣舊說

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會于此地，故得有萊人。服註在東海祝其縣，今淮安府之贛榆。三字一篇之主，下三段皆以夫子提頭也。

遠非也。孔丘相儀也。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滅萊夷也。齊

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

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裔遠也。裔以制反。按本作裔，說文衣裾也。故下與夏對。蓋

邊遠，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

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盟將告神，犯於德為之為不善。

不祥。盟將告神，犯於德為之為不善。



中段語與晏子崔慶之盟同。自是當時有此一種說法。夫子使無還揖對亦不不求。人只是行所無事而已。以此田共此命于我。未病而可以復我。故物不求。如于人。亦使人不能有加于我。而又于人以易從。大聖人何等作用也。

末段辭章開口却實。梁丘據于魯處使人不測其實。與兵業人同一道理。不要傷觸主人。此即宜之以德禮自處。而以德禮處人者也。起勤執事是淺一層說。更不昭德是深一層說。中以兩意反復寫得。具不具都不是。則享自廢然。

而此矣。單結齊人歸田一筆。與起孔丘相三字對看。過化之妙。左氏亦悠然神往。于筆墨之表矣。遠辟之不果享。都于本段。即結中段事。却留于着表作結。并結通篇。結得奇變之極。

曾商雲曰。前斥言兩君中答還而字。後齊魯並稱。自占地步處。絕不相讓。唐錫周曰。請以三言品之。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孫執升曰。夾谷之會。辟諸大造。待陽春之一氣耳。看做驚天動地。反小了聖人。然實有光于葵丘踐土之役。則一相重于諸侯也。此篇由賓入主。前後斷分明。為勇而

德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遠辟之。辟去

也。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

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如此盟。用。人。法。孔丘使茲無還揖對。

無還魯大夫。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

如之。須齊歸汶陽田。乃當共齊命。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潔。故畧不書。正義曰。得汶

陽之田。足共三百乘。賈逵謂。諱以二百乘從齊師。故不書盟。非。齊侯將享公。孔丘謂

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故舊。事既成矣。

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

野合。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鍾磬也。犧許宜反。又息河反。鄭眾周禮註。犧尊飾以翠羽。象尊以象。鳳凰阮。謹三禮圖。犧尊畫牛象尊畫象。皆于尊腹上。王肅以為為牛象之形。而背上負尊。未詳孰是。

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穀不

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具禮。穢薄若秕稗。用秕稗。君辱

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

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距之。齊人來歸鄆。謹龜陰

之田。陽虎九年。以此奔齊。經文倒者。次魯事。

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前年齊為衛伐晉。夷儀。故伐衛以為報。初衛

儀。故伐衛以為報。初衛



無禮者痛下釘也

寫涉佗恃勇而驕下忽着反役二字正見死之速處晉人討衛數語本在前報夷儀文下來救于此為涉佗寫得出其不意蓋目門植立極其高興時業已兵

在其頸矣絕倒

只就詩点一造字寄慨無窮

此篇左氏以開細之心弄尖曲之筆寫變詐之人事語語活著着到是傳中第一首機巧文字只出色為一馴赤首段敘公若事為侯犯之叛作引寫閩人事又即為工師之巧作陪已自妙絕然未有若後文之愈出愈奇者也凡作三大段讀第一段誘其求事于齊待其既從而以宣言遷郕激眾異第二段誑其請易于齊待其既諾而以刷呼師至動眾圍第三段則以將射効奮力及以先行獻殷勤待其既出然後輕輕借數甲作收科而擲圍弗

春秋左傳

侯伐邯鄲午於寒氏

邯鄲廣平縣也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也前年衛人助齊

伐五氏○邯鄲音與丹

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燧

宵燧午衆宵散

及晉圍衛

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

氏之役

衛開門與午鬪

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

啓門亦以徒七十人且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

至其門下步行門左右然後立待如立木不動以示整正義皆至謂其徒

目中不啓門

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

援衛侯手故

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

前引一○午後時○何正相配也

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

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

詩曰人而無禮何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詩鄘風遄速也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

藐叔孫氏

之族○藐音邈又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

暗置之死地也

能殺○公南叔孫家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郕宰武叔

臣武叔之黨

斷養卒固不之

既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

武叔之圉人

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

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

偽為固陋不知禮者以劍鋒末授之○少



左傳  
克之。郕不煩。一兵唾手。復歸于魯矣。文  
段。段以調赤。作提。前以兩。謂侯。犯對。敘  
後。以射甲。數甲。連敘。合來。是前。偶後。奇  
章。法不解。其間。深未。免。咄。咄。五色耳。

左傳

卷三

三

儀以器授人。刀郤刃。授穎削。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

王我乎。見劍。何已。逆。呵之。縛諸。遂殺公。皆侯。犯以郕

叛。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武叔懿子。圍郕。弗克。秋

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駟赤。工師

官。曰。郕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

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揚水詩。唐風。卒

命。叔孫稽首。謝其愛。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

無事。必不可矣。無所。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

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郕人。為之宣言於郕中。

詐為齊。曰。侯犯將以郕。易于齊。齊人將遷郕民。謂易

人。眾兇懼。不欲遷。兇音。駟赤謂侯犯曰。眾言異矣。

不與。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郕也。而得紓焉。

何必此。言以郕民。易取齊人。與郕無。齊人欲以此。偪

魯。必倍與子地。言非徒得民。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

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

有司觀郕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郕人大

本意。只要他空身走齊。却如何肯走。妙  
在。只不叫他走。只叫他以郕事。齊作。久  
長之計。忽然變行。遷郕。易齊。介甲圍郕。  
弄他空身走不成。然後好好做人。情放  
他走去。真惡絕。真妙絕。

左傳

卷三

定公

三



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為為侯犯射人

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許人駟赤先如

宿宿東平無鹽縣故宿國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閉其後門及

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誅責也

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然則可奈何物

也赤還救侯犯也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

識申志反又如字以相付駟赤止而納魯人

數色主反師更妙香則弄假成真人乃致郈致其名簿也為下武叔如齊傳○簿步古反

○宋公子地嬖濫富獵地宋景公弟辰之兄也十一分其室而

以其五與之與富獵也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魎欲

之向魍司馬桓魋也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魍也地

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

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魍亦有頗

焉子為君禮禮辟君也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犇

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廷欺也

廷求往古君曰否子美于此誰與獨處不待今矣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

侯犯之行却是侯犯自己請行駟赤之止又是侯犯出口叫止寫來真堪絕倒

此篇傳兩齊陳事前半序公子地因嬖寵而強以為君禮聽其弟後半序母弟辰因廷兄而思以國人出悟其君兩層原一串也文以母弟辰為上起處兩嬖對寫而公之嬖更甚便伏下弗止弗聽之根後半我廷吾兄君誰與處一挽地一挽公無一字間小文而用筆縝密若

此篇傳兩齊陳事前半序公子地因嬖寵而強以為君禮聽其弟後半序母弟辰因廷兄而思以國人出悟其君兩層原一串也文以母弟辰為上起處兩嬖對寫而公之嬖更甚便伏下弗止弗聽之根後半我廷吾兄君誰與處一挽地一挽公無一字間小文而用筆縝密若

約言之曰分其半足矣却細寫分數特特與四馬朱眉相映所以詳寫嬖幸之感瀾也左氏好于瑣碎處着色渾是一段神理在

約言之曰分其半足矣却細寫分數特特與四馬朱眉相映所以詳寫嬖幸之感瀾也左氏好于瑣碎處着色渾是一段神理在



齊侯句句居功武叔總不肯一毫假借妙在一邊以他竟襯出般邑用一開一合一邊以社稷禘家諫以天下禱寡君却作兩開兩合一邊說得極大一邊說得極小一邊說得極稀罕一邊說得極平常似此詞令宜其臭味吾端木氏也

春秋左傳

卷三

石彊出奔陳

佗仲幾子彊褚師般子皆宋卿衆之所望故言國人

○武叔聘于齊

謝致邠也經書辰奔在聘後者從告

齊侯享之曰子叔

孫若使邠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

敢助君憂之

以致邠

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

封疆社稷是以

以猶

敢以家讓勤君之執事夫不令

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

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

君

經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

自陳入于蕭以叛

蕭宋邑稱弟例在前年正義曰前宋萬之亂以蕭邑封叔為附庸

宣十二年楚子滅之復為宋邑故辰等今入之以叛也

○夏四月○秋宋樂大

心自曹入于蕭

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書叛

○冬及鄭平

平六年侵鄭取

匡之怨○平不書必關天下之大故而後書書喻

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敬此春秋

之所以終始也叔還如鄭位盟還叔詣曾孫還音旋案世族譜叔還是叔弓曾孫此誤

傳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

塔敘輕省

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

樂大心九年被逐今從辰地以叛

寵向醜故也

惡宋公寵不義以致國患

春秋左傳

卷三



始叛晉不但魯鄭自襄十一年晉悼三  
駕以來歷弭兵之盟亦世服于晉定六  
年滅許後駸駸自大又怨士鞅之侵而  
遂生其心從此晉有晉陽之難楚亦有  
勾吳之入而鄭遂與齊盟今又與魯平  
至哀元年鐵且敗績頃見侵伐于宋訖  
于春秋皆叛晉而自貽伊戚也可哀哉

左傳

春秋左傳

卷三

六

○冬及鄭平始叛晉也。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而叛故曰始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無傳四年盟臯融

葬薛襄公。無傳叔孫州仇帥師墮郟。墮毀也患其險固故毀壞其城

○墮許規反林二氏之邑而二氏墮之以是為二家之願也則以孔子之事魯也

帥師伐曹。強孟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

大雩。無傳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無傳結書過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公至自黃。無傳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無傳國內而書至者成疆若列國與動大

衆故出入皆告廟。○林公行不越竟不至至圍成危之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三家之強孟氏為有君也莫難於墮郟費墮成易耳而公自將圍成不克是不足與有為也齊人歸女樂三日不朝是以微罪行也

○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郊曹還滑羅殿。羅夫未出不退於列。未出曹竟羅不其御曰殿而在列。

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為無勇。素空也厲猛也言伐小國當如畏者以誘致之言與其空有厲名寧可使人譏我無勇也

○仲由為季氏宰。仲由將墮三都。三都費郟成也疆盛將為國害故仲

與孟子側又另一意思彼以不進為殿此以不進為殿蓋彼在將入此在未出也一則不伐其功一則不矜其名可以西休矣

三

卷三

定公

二



三都總領以下輕放一邊重敘兩邊而一墮一否各以將墮對提前詳于敘後詳于議章法整而變也

由欲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

輒帥費人以襲魯不狃費宰也輒不得志於叔孫氏公與三子入于

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臺

下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二子魯大夫仲尼時為司寇句音劬頤

音所。史記孔子世家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

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寇由司寇為大司寇十

年會于夾谷時已為司寇矣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是此時仲尼為司寇也費人北

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犇齊二子不狃叔孫輒遂墮費將

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成在魯北

竟是為私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

尚反一音章士也惜為私家用耳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以爲無傳書夏築蛇淵囿無傳書大蒐于比蒲無傳夏蒐非時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無傳○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

叛書叛惡○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吉射士鞅

子。射食亦食夜二反困荀寅士吉射伐趙氏鞅奔

晉陽韓魏伐范中行氏寅吉射奔朝歌鞅非始禍者

也則曷為皆以叛書之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邑皆百

雉之城矣鞅必奔晉陽寅吉射必奔朝歌則是皆叛

夫子此處亦姑置之以待其自慙而不虞攝相之不終也天也于人乎何尤孫執升曰此事先儒頗疑未必出自自失子傳謂仲由將墮三都殆其然歟

夫此處亦姑置之以待其自慙而不虞攝相之不終也天也于人乎何尤孫執升曰此事先儒頗疑未必出自自失子傳謂仲由將墮三都殆其然歟

夫此處亦姑置之以待其自慙而不虞攝相之不終也天也于人乎何尤孫執升曰此事先儒頗疑未必出自自失子傳謂仲由將墮三都殆其然歟

夫此處亦姑置之以待其自慙而不虞攝相之不終也天也于人乎何尤孫執升曰此事先儒頗疑未必出自自失子傳謂仲由將墮三都殆其然歟



也。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請而復之，故曰歸。言韓魏之疆猶列國。林歸，易辭也。欒

盈魚石猶言人，至鞅而後言歸，則晉無人之辭也。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叛臣至于書歸，則佚賊不足錄矣。

薛弒其君比。無傳，稱君無道。林比弒，惠公夷立，又名寅。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子垂、葭實、鄭氏、垂葭改名

鉅野縣西。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

茲曰：可。意，茲齊大夫。邴，銳師伐河內。今河內，汲郡。傳必

數日而後及絳。傳告晉。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

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歛諸大夫之軒，唯邴意

齊景只是一輕脫人却處處要賣弄他作用。凡作兩截描寫，前半意在賞功，後半善而失之太偏，後半意在克敵致果而失之太遠，皆不善用其所長者也。文中如使師使字皆欽皆字唯邴唯字乃分乃止兩乃字字傳輕脫之神。

文以三乃字為片段，似一頭兩腳格。意茲乘軒不過賞其與已意合耳，未敢必有功也。下兩告曰分明諸大夫所為。

聊以觀君之應，茲為明于料敵也者。如之何其視兩君之倉皇而莫之止也。徒行者，笑其旁久矣。

此篇敘晉陽之難，若作四節讀，則首節敘却鞅之叛，次節敘晉陽之奔，三節敘奉公之伐，四節敘荀士奔而趙鞅復入。各以時令月日為界限，但文當以趙鞅為主，只作兩大截讀，前半寫趙鞅奔晉陽，後半寫趙鞅入于絳，各以兩敘句為眼目。然細看須作三段讀，除首節緣起外，下以趙鞅奔晉陽、荀士奔朝歌對敘。

茲乘軒以其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

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

請攝以已車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

乃止。傳言齊侯輕所不能成功。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

陽，午許諾。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著晉陽，晉陽趙鞅邑。歸

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

而實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

與邯鄲親。

定公

三



看其兩段起處一敘荀士作亂之故一敘五子謀逐之故中間各以始禍者死為開照而一邊添入安于為趙氏忠臣一邊添入高彊為兩家智士筆筆相準末段另以入絳畢結趙鞅以見一篇之主而韓魏之請只作一點以其說即具于前兩段中而後奇段落明整而詳畧極變文到化工剪裁無不入妙耳

謀之而從則衛與邯鄲好不絕乃如之而歸之于

晉陽欲如是謀而後歸衛貢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趙鞅不察其謀

謂午不用命故囚之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不肯說

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于午也二三子

唯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世族譜趙衰趙夙弟衰生盾盾生朔朔生武武生成成生鞅其家為趙氏夙孫穿生旃旃生勝勝生午其家為耿氏計各六代今俗所謂五從兄弟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稷趙午子夏六

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

范吉射之姻也婿父曰姻荀寅子娶吉射女而相與睦故不與圍

邯鄲將作亂作亂攻董安于聞之安于趙氏臣告趙孟曰

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

曰與其害于民寧我獨死懼見攻必請以我說趙孟

不可晉國若計可殺我以自解說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

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羣夷無寵于范吉射而

欲為亂于范氏臯夷范氏側室子梁嬰父嬖于知文子文子荀躒

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韓起孫不信也

兩邊都着始禍者死句雖賓主對敘亦已入荀士而出趙鞅此平中寓側之秘也作之師矣



命寧世曰始禍者死。一句兩提公義也。  
 曰相睦。敘荀范為一黨。曰無寵。曰廢。曰  
 杜。惡敘五家為一黨。私情也。假公義報  
 私情。是此文開要。敘得嚴明。兩黨各書  
 曰亂。得春秋之旨。

中行文子荀寅也。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魏舒  
 惡如字。又烏路反。孫曼多也。昭故五子謀。五子范皋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于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為盟書。沈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疆曰：三折肱知為良醫。高疆齊子尾之子。昭十年奔魯。遂適晉。唯伐君為不可。民三知字。又息暫反。折之沒反。

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韓魏。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

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

歌韓魏以趙氏為請。經所以書趙鞅歸。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傳錄晉衰亂。以見三家分晉之始。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臺公。欲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鮪而告之。史鮪史魚。鮪音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

史魚不過借請享之端。諷公叔宜戒其子富而不驕耳。故下直接文子卒云云。不復敘享時。若何光景也。看其將無害。



二字隨手卸去絕妙筆法

從無害說到戍其亡乎下跟此句申說却重將惟子之見作伴開合輕圓

我矣其若之何史鮪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執富

而能臣必免于難上下同之言尊卑皆然戍也驕其亡乎

戍文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

之有也戍必與焉與禍及文子卒衛侯始惡于公叔

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黨宋朝之

徒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為明年戍來奔傳

經乙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犇宋趙陽

歷孫書名者觀富不親仁○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

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亦黨公叔戍皆惡之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於越越國也使罪人詐吳亂陳故從未陳之例書敗

也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檇音釅林此越句踐元年也史記吳闔廬聞越允常死與師伐越句踐

襲敗吳師未同盟而赴以名○公會齊射殺闔廬闔廬卒子夫差立

侯衛侯于牽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孫齊魯為會止此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

脾上梁之間謀殺范中行氏也鄭得罪于王而齊挾之以叛晉范中行得罪于君而齊挾之以撓晉景公

問政子曰君君公至自會無○秋齊侯宋公會于洸

洸曹地以止樂祁無傳石○天王使石尚來歸賑尚天子



之士石氏尚名。賑祭社之肉，盛以賑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賑，市軫反。○周魯之交止此。○釋例曰：王之公卿皆書爵，大夫書字，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泚是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蒯，苦怪反。衛公孟彊出奔。

鄭彊書名與蒯。○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無傳，稱宋公之弟例。

在十。○大蒐于比蒲。○大蒐止此，自舍中軍，公不與。

則以季孫斯叔孫州仇之廩，郕費也。故曰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邾子

來會公。無傳，會公于此蒲來。○城莒父及霑。無傳，公而不用朝禮，故曰會。

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此年無冬，史闕文。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

來奔。終史魚之言。

○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

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蓋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

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

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斲者死，二子既

伏其罪矣，敢以告。告使討安于。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

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

此文又為知趙相惡之端，安于先備，並非始禍，却即以責范中行者責趙孟，此趙氏之所不甘者也。看兩邊各以既伏其罪，敢告為辭，而一則曰晉國有命，一則直曰主命，音鋒暗藏，銘于矢，折耳。



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  
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知伯而後趙氏

定祀安于於廟趙氏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傳言

事大所  
以亡

夏衛北宮結來韓公叔戌之故也

吳伐越報五年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檣李勾踐越

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敵死之

此篇當在大敗之截上段傳越敗吳事  
下段傳吳子卒事兩段各以檣李句相  
對為眼目然文勢遞注下段殺伐越起  
報越止註所謂為吳入越起本者以靈  
姑浮節為承上起下可矣

吳所禽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補正傳氏  
日禽如鷲鳥之發惡持以衝其陳吳陳堅不可動使  
罪人三行屬劍於頸以劍注頸而辭曰二君有治

治軍犯軍臣奸旗鼓犯軍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

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

姑浮以戈擊闔廬數語為夫差誓儼張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履其

大指見斬遂失對否還卒於陘去檣李七里釋經所以夫

差使人立於庭夫差闔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

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後

此即吳撓楚之計也添入辭令遂爾愈  
出愈奇  
於越敗吳則詳越詐謀于前於吳子卒  
則詳吳誓儼于後筆筆寫得精神兩人  
固是一流人物  
韓友一曰入郢之後吳可以得楚立楚  
之志吳可以得越得楚得越為中國諸  
侯長是周既衰而吳振文武之業於戰  
國也乃大勝之後亡即隨之勝敗無常  
未有若吳之速者一姓不再興豈果爾



孫執升曰，吳夫差大似唐莊宗。

會率會洮合傳中夾入一帥狄襲晉事亦以兩主包一冥法

此篇敘蒯聩得罪于父為後國起木其詳寫戲陽速語非稱速料事之明正表曠蓄心之險為本事定案併為一生定案文有即見主以敘為斷者此類是也

南子召朱朝可醜為夫人南子召朱朝可醜衛侯為夫人南子召朱朝尤可醜然在太子則但有幾諫號泣之一法無刺刃酒地之一法也殺其母不義使速殺其母不義以戲陽速禍余告于人尤不義然在左氏則但有側面旁敲之一法無正面直斷之一法也論事論文固當微會其意爾

年哀元年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脾上梁間

即謀救范中行氏齊魯叛晉故析成鮒小王桃甲率

狄師以襲晉二子晉大夫范中行氏戰于絳中不克

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

于洮范氏故也謀救范氏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朱朝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

會于洮正義名宋朝在遠年服會于洮太子蒯聩獻孟于

齊過宋野蒯聩衛靈公太子孟邑名也就野人歌之

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豕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豕喻宋朝艾老也

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速太子家

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

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見

子色變知曰蒯聩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

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

曰戲陽速既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既余太子無



唐錫周曰太子口中三我字確是事前  
懸筭語。戲陽口中九余字確是事後歸  
咎語。

藉秦鄭師皆兵也。以王包兵而一敘于  
敗路之下。一敘于百泉之上。只順逆法。

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于余。戕殘也。若殺夫人將

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紂余死。諺曰：民保于信。  
吾以信義也。使義可信。不必信言。

○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獲籍秦、高

疆。二子，黨范氏者。終景王言籍父無後。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鄭助范氏，故并敗。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鼫鼠食郊牛。

牛死，敗十牛。無傳，不言所食處，舉死重也。敗，上禮也。○鼫音兮。○二月辛丑

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壬

申，公薨于高寢。高寢，官名，不于路寢，失其所。○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不果救，故書次。蔭，直居反。○邾子來奔。

喪。無傳，諸侯奔喪，非禮。○林，諸侯來奔喪，于是終。○秋七月壬申，妣氏卒。定

夫。○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傳。○九月，滕子來會葬。

葬，非禮也。○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

下，曷乃克葬。辛巳，葬定妣。辛巳，十月三日，有日無月。○冬，城漆。邾

其邑。



以。其。起。以。主。結。中。間。都。兩。對。論。高。卑。俯。仰。後。法。整。錄。斷。語。虛。喝。一。筆。以。下。泛。論。一。層。又。虛。論。一。層。然。後。實。說。一。層。又。側。說。一。層。語。語。精。細。然。非。有。他。修。巧。也。開。口。着。以。禮。觀。之。四。字。固。不。同。影。響。之。談。矣。以。體。解。禮。則。兩。容。字。下。語。尤。切。

驕也替也。說到裡面一步。近亂近疾。說到外面一步。遞流窮源。微表微裏。人焉。度哉。人焉。度哉。

大要是慳耳。却託之乎命。然則當改。朱。生曰。命猶吝也。一笑。

中非不幸。多言不幸。然多言却為中使。是中即不幸矣。故賜不幸言而中兩句。正以連讀有味。或以上三字截者。泥。

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子貢觀焉。邾子執玉。

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朝者之贊。周禮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朝必執玉也。子貢

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

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喪戎。

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度。心已亡矣。

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嘉事。朝禮。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

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為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

○吳之入楚也。在四年。胡子盡得楚邑之近胡者。併取也。

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

取費焉。二月。楚滅胡。傳言小不事大所以亡。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

多言者也。以微知著。知之難者。子貢言語之士。今言而中。仲尼懼其易言。故抑之。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罕達。子齋之子。老丘。宋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

伐宋。欲取地以處。齊侯衛侯。次于遷牟。謀救宋也。○

之事見哀十二年。女居反。又女加反。



合觀兩節豈非里語所云無福之人夫  
後亡者歟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赴，同。祔，始。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襄，成也。雨而成事，若及及于欲葬者。○葬定，妣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未夫人，薨，煩于喪禮，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臣子怠慢也。反哭于寢，故書葬。○冬，城漆，書不時告也。不時，改緩告，從而書之，以示譏。

春秋左傳卷二十八 終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馮李驪天閑增訂

哀公上第二十九

在位二十七年卒于  
越春秋終于十四年春

經 丁未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楚子陳侯隨侯許

男圍蔡。隨世服于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于諸侯。

左傳

錢塘馮李驪天閑  
定海陸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龔武參評  
同懷仇州陸偲吳臯

男馮張孫近潢  
翼孫念誥 校幅  
尤孫思蔭  
男陸麟書素文

左傳

春秋左傳

卷二十九 哀公



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秋  
鄭滅許矣其再見何復正矣復正有三辭莫善于自  
勉復者也。是故襄王嘗書出已而書王則愈于敬王  
書入矣許嘗書滅已而書許男則愈于陳蔡書歸矣  
春秋善復正襄王許男則善之善者也。正義世族  
譜許男期後有元公成悼公孫是楚封近公為許男  
○麋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無傳書過  
食所食非一處○秋齊侯衛侯伐晉林伐夷儀不書書次五  
葭公會齊侯子牽帥狄蕞晉戰于絳中猶不書也諸  
侯之無伯春秋誠有不忍書也必于是而後書春秋  
蓋將終焉是故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  
衛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傳

報柏舉則固當請遷于吳矣

傳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在定四年里而裁裁設板

壘周匝去蔡城一里。裁才代反音再說文築牆長  
版。正義築壘圍之欲置兵于內以攻蔡使外人不  
得救。廣丈高倍。壘厚一丈。夫屯晝夜九日。夫猶兵也。  
令人在壘。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計為壘當用九日而  
裏屯守蔡。成。素疑當兼里裁夫屯兩

項蔡人男女以辨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繫而使疆子  
說。江汝之間而還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  
還。蔡子是乎請遷于吳楚既還蔡人更叛楚就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檣李在定十四  
年夫椒吳都吳

敘此等處總見吳疆遠為黃池起本  
伍員諫許越成吳為主也劈提二句一  
賓一主却是暗暗將越伴說到底在氏

春秋左傳

卷三十九哀公

二



亦便自始至終。夫椒報李遂入越。以行成不告慶不告敗。句雙說以與中幅兩番文字相配。蓋同此提敘斷結而移步換形。即別自一番色澤。一番結構。自來信口讀。寧負匠心也。

一大篇文字後又添入退而告人一層。如詞家之有尾聲。然章法得毋頭重脚輕乎。因又添寫書法以佐之。文勢不孤。又得與起手提敘兩層相應。如其章法真有華莫手重之嘆。

臣聞之先引古訓立一篇之主。下以昔字今字作兩層說。其主不分承而用摠發。較常格更緊一分。少康過澆雖分應樹德去疾。然過澆滅夏而少康滅過。兩滅字相對。分明去疾不盡。勢必反為所滅。已為長冠。雖者為出。悔不可追。榜樣最是借冥形主警醒動入處。若各開看便寬。

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兩兩。兩。兩。警策非常。通身振拔。

縣西南大湖中。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椒山。夫音扶。稽山也在會稽山陰。縣南。會古外反。

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封于澆。諸侯喪四年，每日澆用師滅斟。澆夏后相。澆五咩五報二反。澆往是反。滅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依于二。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懷身也。緡亡。巾反。娠音歸。于有仍。仍氏女。生少康焉。為仍牧正。除已。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而邑諸綸。綸，虞。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乖其謀。兆始。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襄四年傳：鬲氏收二國之燼。使女艾謀澆。女艾，少康臣。謀侯也。以滅浞而立少康。使季杼誘豷。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使季杼誘豷也。杼直呂反。豷許器反。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也。禮國。禮夏配天，不失舊物。物事也。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與

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與



勾踐節順。越。大。句。申。說。姬。衰。節。倒。頂。  
其。不。如。句。申。說。今。吳。節。乃。是。承。上。起。下。  
一。篇。之。轉。振。或。作。三。段。平。看。者。非。即。以。  
前。一。段。將。過。夏。與。吳。越。對。勘。後。一。段。將。  
勾。踐。與。夫。差。對。勘。作。兩。層。看。者。亦。非。  
三。點。雖。字。反。復。以。見。此。疾。之。不。可。不。盡。  
去。也。提。醒。他。出。入。必。謂。時。精。神。多。少。  
今。點。兩。十。年。又。總。算。二。十。年。數。得。的。確。  
不。錯。又。看。得。貶。眼。便。來。痛。哭。流。涕。之。談。  
足。此。數。句。令。前。文。愈。覺。透。有。精。神。益。前。  
是。議。論。後。是。斷。結。也。

傳吳侵陳却追敘陳辭吳一番議論蓋  
克越吳吳福而父離則釋舊怨則修即  
此便是禍之所伏洎吳之變久已在達  
滑料中分明以舊語斷新事又一斷案

三鼎

春秋左傳

卷之九

四

越成是使越豐。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賜皆得  
大必為吳難。推親愛之誠。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  
大親不棄勞。則不遺小勞。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猶言天  
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正義言悔恨之。  
按食即食言之食已。深結其心腹不可如食之消止。  
只作語辭較直捷。其不如此。姬吳姓言。  
待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  
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生民聚財富而  
字又音弱。服虔云令少者無娶老婦老者無娶少。  
婦女十七不嫁男二十不娶父母有罪也將生子以

告與之饜饋之餼也死者釋其征必哭泣葬埋如其  
子也孺子遊者必鋪歡之也非手所種夫人所織不  
用十年不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謂吳宮至廢壞  
收于國。當為汗地為一  
十二年越入吳起。可見吳不  
本。沼之召反。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  
告慶越不告敗也。嫌夷狄不與華  
同故復發傳。  
○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趙稷以邯鄲叛  
也五鹿。范中行氏之黨  
晉邑。  
○吳之入楚也。在定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  
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因從黨

春秋左傳

卷之九

四



洪矣

先虛說一遍又實說一遍每遍皆以之說切說作兩層而順逆相合轉極極圓

禍福並說重禍一邊以辭吳為主也前用雙提故後亦用平起兩臣聞正相應公獨問禍故未收禍字以應之乎側處脈絡最審細也

前段禍福分屬吳楚猶放活說後段則直以福予楚而明以禍予吳冥主輕重交互說來圓警無比

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四

都邑之人無田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蓬滑當公

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

而進以晉為主故也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

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

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

而何楚為吳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

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如

恐驚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芥草也楚雖無德

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草之生於廣

日草莽艾魚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使

廢反暴步卜反而改禍之適吳其何口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

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也傳言

修德而修怨所以亡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

鮮虞人代晉取棘蒲鉏曾孫鮮虞狄帥賤故不書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

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

左肅

是一篇議論常格文字然裁得許多活變在單句另提以下分兩扇對說所以敗我安能敗我收局最整而前段用板調收句却輕後段用宕調收句却勁用

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五



筆○轉○換○使○人○不○測○又○上○段○七○不○字○總○說  
在○前○在○國○在○軍○分○說○在○後○下○段○兩○必○字  
兩○是○字○總○說○在○後○次○有○宿○有○分○說○在○前  
奇○偶○順○逆○字○有○法

不○當○患○人○但○當○憂○已○此○意○在○他○處○大○抵  
用○之○收○局○作○轉○進○一○步○說○法○遂○成○常○調  
此○文○忽○變○在○起○手○憑○空○提○喝○尤○妙○于○一  
點○後○更○下○復○衍○一○筆○最○是○脫○換○熟○境○妙  
法○曩○時○粗○心○以○為○相○睦○意○尚○欠○透○發○真  
可○笑○也○相○睦○不○必○透○發○者○因○大○夫○皆  
懼○只○以○無○患○吳○為○對○針○也○文○各○有○主○初  
非○好○為○脫○換○耳

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

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器○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

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邀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

菑○癘○痛疾疫也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

後○敢○食○必領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徧也

存○參○其所嘗者卒○乘○與○焉○非常食勤○恤○其○民○而

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見曠

也○言○不○為○徒○死○知○對不相睦令提向不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

易○猶○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積○土○為○高○曰○臺○有

反○也○次尚書孔註澤得兩焉字便宿木○曰○榭○過○再○宿○曰

鄣○曰○陂○停○水○曰○池○宿有妃嬙嬪御焉妃○嬙○貴○者○嬪○御

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

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為

十○二○年○越○滅吳起本

○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討范中行氏

經○戊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

師○伐○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邾人以賂取之易也



見三家之專兵權也。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

繹。句繹邾地取邑盟以要之。○句古侯反。林自是內外盟皆不書不足書也。正義案十四年小邾以

句繹來奔此云邾地蓋國竟相近所屬無常若莒魯爭鄆之等。○夏四月丙子衛侯

元卒。定四年盟臯鼫。○秣靈。○滕子來朝。無傳。○秣公卒。崩。曠之子輒立。○滕朝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秣于戚內弗受也。輒拒父也。

後十二年而蒯曠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世子正也。屬辭此事則輒萬世不可掩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鐵。在戚城南罕達子皮孫。○冬十月葬衛靈

公。無傳。七月。○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畏楚而請遷而葬。緩。○

文。蔡殺其大夫公子駟。懷土而欺大國。故罪而書名。○

○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漒沂之田而受盟。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子南靈公子。公曰余無子將立女。崩。曠奔。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郚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士。周禮司

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服虔云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君命祗辱

以及曠也。且推夫入。做主知公必不肯立輒。二揖卿大夫

亦自不能禁輒之必讓而靈無子而有

人而得之于子夫人不能強郚之必立

子而讓父故以子讓父則曠不得之夫

欲立輒曰亡人之子提出亡人欲其以

之詞徒以公子郚力辭故即郚亦原不

孫即夫人亦不欲立輒乃立輒勉強

知唯衛侯本不欲立輒曰余無子安有

經畧則傳詳經詳則傳反畧亦文家脫化之所自來也

此篇傳納世子于戚事為曠輒父子爭

國起本也經書世子曠則輒不當立可

知唯衛侯本不欲立輒曰余無子安有

孫即夫人亦不欲立輒乃立輒勉強

之詞徒以公子郚力辭故即郚亦原不

欲立輒曰亡人之子提出亡人欲其以

子而讓父故以子讓父則曠不得之夫

人而得之于子夫人不能強郚之必立

亦自不能禁輒之必讓而靈無子而有



子矣。篇中詳寫子南不立，凡作數番轉折。前對君則委之于夫人，在堂後對夫人則又實之于不聞君命，反復推托，只欲以己之讓感悟輒心而歸之贖也。無奈輒既立後，一概抹殺，以致乃父跟蹤跋涉，寄迷于途，哭告于門，寄身于戚，而公子郢亦付之無可如何矣。此傳直作夫子不為衛君註脚，自來責郢以讓國生亂者，不知郢心且不知左文者也。前半寫公子讓國之誠，後半寫太子入戚之窘，總是照出輒據國拒父之非。文中一字不曾寫輒如何不是，而意無不躍然。絕妙激用法。亡人之子四字，八面俱圓，就夫人言之，此已亡人之子矣，不妨立也。自輒言之，夫固亡人之子也，如之何其立焉而不還之，父也妙絕。

此篇敘鐵上之戰，凡作兩半讀。在下卿之罰也。載上截趙鞅禦之為一篇，緣起下戰一段，為下將戰既戰作引。下截方正寫戰事，以將戰起，既戰收，將戰提明，無恤簡子太子三人，既戰仍以三人語回應作結。章法首尾極為明整。寫鐵戰甚詳，却詳於警飾禱戰等文，亦敘戰之一體，看其最寫得有精神，便知此文着意處。着意在此者，寫趙鞅與蒯贖同舟而濟也。

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內同之。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今君私命事，必不從，適為辱。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西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寄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親統。始發喪之服，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故衰絰成服。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其虛實見車多必懼。補正傅氏曰：設旆於軍前，盛為軍容，與罕駟兵車在前者相對，彼自後望之，不知虛實。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後卜筮。契，苦計。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苦結二反灼也。謀協以故兆詢可也。兆始納衛大



卜下同

一名疏本  
作改名

之說

子○得○吉○兆○言○今○既○謀○同○可○不○須○更○中○謀○既○合○但○  
以○故○兆○相○咨○詢○可○也○舊○在○兆○字○絕○便○都○不○成○句○法○  
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不事君也斬○艾○百○姓○欲○

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  
君○助○臣○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

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雒篇

有○四○郡○艾魚廢士○田○十○萬○十萬畝也庶○人○工○商○遂○得遂進仕

人○臣○隸○圉○免○去斯役○厥○又○作○斯○音○同○公○牟○何○休○註○

漢○書○註○析○自微有排為後志○父○無○罪○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言已事濟君當圖

其○賞○趙鞅入晉陽以畔後得歸若○其○有○罪○絞○縊○以○

戮○絞所以縊人物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

重○辟素○車○櫜○馬○以載無○人○于○地○北葬下○卿○之○罰○也○

為○眾○設○賞○自○設○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為

罰○所○以○能○克○敵○與上少字對看右○郵○無○恤○登○鐵○上○鐵丘望○見○鄭○師○眾○大○子○思○自○投○于○

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怯簡○子○巡○

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畢

晉○獻○公○卿○也○皆○獲○有○功○死○於○牖○下○言○得○羣子勉之死

壽○終○禮弓飯於牖下是死之正法

左傳

下○卿○句○非○簡○子○自○下○註○脚○乃○左○氏○隨○敘○  
隨○斲○筆○法○與○未○段○結○句○正○同○即○以○此○作○  
下○下○界○限○對○仗○矣○  
提○清○三○人○下○即○鋪○敘○三○節○授○綏○節○是○為○  
無○恤○巡○列○節○是○為○簡○子○禱○戰○節○是○為○大○  
子○尚○在○戰○前○下○文○方○正○寫○戰○務○而○敘○之○  
復○伐○又○是○重○寫○太○子○喜○曰○可○矣○曰○國○無○  
小○又○是○重○寫○簡○子○唯○無○恤○不○會○重○寫○則○  
于○末○段○總○敘○後○趁○勢○補○寫○一○筆○便○令○三○  
人○事○實○各○各○滿○足○無○此○飽○波○飢○之○病○而○  
敘○法○隱○見○詳○畧○前○後○倒○順○變○動○不○拘○此○

春秋左傳

卷之九

哀公

九



之新

等結構。豈後人所得臨摹一二者乎

插敘趙羅公孫宛于兩段中令情事不寂寞然店作而伏不過為太子作禱而取旗幕下則人為鐵戰壯觀乃是出色寫簡子見范氏之亦為趙用也蓋誓師戰禮類嫌平對今多寫於列一層于前又添人報德一層于後便令文勢歸重主一邊法變而密

不在寇言有命繁羽御趙羅未勇為右三子晉大夫羅無勇

麋之麋束縛也更詰之御對曰店作而伏店瘡疾也

起吉衛太子禱曰曾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王

大烈祖康叔烈顯也文祖襄公繼業守文故日文鄭勝

亂從勝鄭聲公名釋吾助臣為從於亂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不能治亂

使鞅討之鞅簡子名蒯瞶不敢自佚備持弓焉戎右持弓敢告

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差後總集成也

大命不敢請正義已之身佩玉不敢愛不敢愛故以祈禱

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路也獲其蠶旗蠶旗旗名大

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羅無勇故鄭師雖北猶獲羅

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若此句以

趙孟簡子也喜太子前怯今更傅叟曰雖克鄭猶有勇

知在憂未艾也傅叟簡子屬也言知氏將初周人與為難後竟有晉陽之患

范氏田公孫龙稅焉周人所與田之稅趙氏得而

獻之得危以獻簡子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

與之田還其所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

北

一則曰憂未艾一則曰國無小兩節俱作不其滿意之筆以反跌末段三人事事得意之極也欲合先離欲擒先縱不辭此秘則真筆俱作主筆讀矣

三書

春秋左傳

卷三十一哀公

一



以整筆收拾一篇散文振起通身神采是絕妙掉尾法

俞寧世曰范氏世主夏盟其亡也齊鄭輸粟于趙氏同與乘而奪之非君命也張私仇也是時晉軍孤弱六卿俱散相為左右獨一陽虎之亂臣蒯贖之賊子故以晉遇鄭如臨大敵未戰而懼既戰而喜煙燄三鶻服鄭時氣象盛衰何嘗不極情勢開事却寫得風清月冷葉落草枯其神境都在行墨之外矣

觀此益見鄭處楚圍之能

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

林殿而射前列多死晉前趙孟曰國無小言雖小國猶有善射者既戰簡子曰吾伏嘔嘔血嘔吐也鼓音不衰今日

我上也功為大子曰吾救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

上也與兵車之飾恰作映帶郵良曰我兩鞞將絕吾能止之止使我御之上

也言簡子不讓下自伐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眾知之元年蔡請

遷于吳中悔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吳言不時

故因聘襲之將遷與先冬蔡遷于州來

遷駟曼姑為子哭而遷墓圍父知其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不義故推齊使為兵首戚不稱衛非叛人林蒯贖

在戚而齊借衛以圍之父子之義景公未之察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無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天

日無傳魯黨范氏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故懼晉比年四

城啓陽今琅無宋樂髡帥師伐曹無秋七月丙子

季孫斯卒無傳公子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駟之黨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無傳不書名未同盟稷惠公卒悼公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無傳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中山鮮虞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司鐸火名火踰公宮桓僖災桓公僖公

廟正義曰司鐸初被人火火越宮而至廟故以天災言之救火者皆曰顧府常

財人愛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敬叔孔子弟子南宮

閱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曰尼女而不在死也也

書進於君者也使待命於宮景伯子服何也以待命

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宰人冢宰之屬以待命

命不共有常刑待求按人乘馬中車脂轄按人掌馬中車掌車

乘馬使四四相從為駕之易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國有

恐有變難濟濡帷幕鬱攸從之鬱攸火氣也濡物於水出用為濟攸音

故慎為備由蒙葦公屋以濡物冒自大廟始外內以悛悛次也

甲以次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文文

救之始乘馬繼駕車後竟御公立一步惡一

伯至命按人駕乘車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

之外象魏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

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象魏門闕曰舊章不可亡也富

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此理怨救火不滅語以勢愈猛

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潘也槐富父終生之後潘汁也言不

此與宋鄭救火篇筆力更為矯變看連

點五至字為畫倉皇拉雜其妙只在火

踰公宮一踰字將天火之幻之猛之速

一筆勾出自今變出非常警動洶湧而

百忙中又先着救火者皆曰顧府一筆

便于五至字前托起一層此時已自人

山人海亂軍無主然後連片寫出五個

人各出一語各行一事分頭指揮却渾

是一齊動手神理此為寫火之極筆具

此靈奇誰謂画咸陽一炬難也如此

一大篇熱鬧排場文字臨了只須夫子

引別一筆作結尾真一帖清涼散矣

凡寫五段長短各變每段起句板板寫

五個至字以整治散固文字片段之大

凡景伯段最詳為前後四段之王命宰人

出禮書乃是承上命周人出御書說來

按人云云起下駕乘車御公立兩事府

庫慎守起下財可為也濟濡云云起下

官備拾潘於事則先後而後急于文則

中總而外分極忙亂事寫得極清楚結

更由終奏雅神味無窮



徐揚貢曰與宋鄭過夾迥昇彼專為政此眾為政也

備而責辦不可於是乎去表之橐表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橐積積得。潘尺審反。公宮起公宮結子賜道還公宮開除道周市公宮使火無相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為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也

○劉氏范氏世為婚姻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萇弘事劉文公為之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責周與六月癸卯不但違天且違人矣周人殺萇弘終違天之禍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正常桓子之寵臣欲

此敘康子奪嫡事妙在不言其所以然通篇寫桓子遺言極其坦易為正常載告極其危疑為康子用計則極其不費手脚也而筆法隱躍使人自思而得之入微之筆

從已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南孺子李桓子之妻言若居然即位南

生男告公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子也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在公朝也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

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以五字頓挫有神致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假也退辟位也

公使共劉視之共劉魯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名正常正常不反一篇以正常為起訖以其能傾名思義邪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荀寅伐



慶圖朝歌殊顧邯鄲倚角趙師子南特  
缺一角使之走併一處也豈幸逸哉

其郭郭圍伐其北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荀寅使在外救

已之徒擊趙氏圍之北門因外內攻得出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

皐夷惡范氏也惡范氏而殺其族言遷怒

經庚四年春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賤者故稱盜不言弑其君賤盜

也。殺申志及祊昭侯弑于成侯朔立。按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其立孫不容與高祖

同名未詳蔡公孫辰出奔吳弑君賊之黨故書名。何者誤也祊書公薨夫人姜氏孫

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夫人慶父與聞乎弑矣書盜殺蔡侯申公孫辰出奔吳則公孫辰與聞乎殺矣

○葬秦惠公無傳○宋人執小邾子無傳邾子無道於其民故稱人以執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弑君黨。姓音生或音性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晉恥為楚執諸侯故稱人以告若蠻子不道於其民

也赤本屬楚故言歸。祊晉執戎蠻城西郭無傳晉西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是京師楚也

郭備無傳○六月辛丑亳社災無傳天火也亳社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祊

亡國之社有屋使不得上通于天故災無傳同○秋八月申寅滕子結卒盟於皐

臧。祊墳公卒無傳亂故○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是以緩

○葬滕頃公無傳

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音

此節極寫文錯忠勇因眾莫敢進故算  
出如牆而進一策無奈依舊畏首畏尾  
只得隻身向前此先字之義也作者猶

頃 甲



野作野

慈意不甚亮特先着後至二字後者獨先則先者盡後矣詞托妙絕如牆與門之相映成趣一以死物當活人用以活人當死物用点染新奇承字貫下句讀乃突然出其不意之詞方言一字為一句以此一見正義解作懲聲轉而字異未是

攻門曰門守門亦曰門死字作活用義本相通後人于此等處多分條例却不知前人于好惡先後等字皆互叶也

此傳晉人執轡歸楚事當重士幾文明以請則取為主前後四致字為眼目純是一片機詐前兩致字是先詐其民以圖變後兩致字是與晉合詐以俘蠻寫得無所不用其詐而曩時假信假義之

風亦蕩然矣春秋欲末世事口非良可瘡嘆

致負函致緡闕本以奔命之故名其民忽變為一昔之期蠻蠻氏一面給民使之不備師一面給蠻使之不備讓此一侵寫詐謀已色色寫絕而田也城也且為之十也而變之君臣盡墮其術中邑也宗也凡以誘之也而蠻之遺民都落其圍套即左師右師遙遙特角明以通少習之勢脇士蔑以不得不與而察與方城蠻與晉人無一不為我用司馬真算無遺策矣哉

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翩蔡大夫以兩

矢門之眾莫敢進守其門文之錯後至錯蔡大夫

又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併行如牆俱進言

註翩以兩矢多則殺二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

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野野即

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乃謀北方左司馬取

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三子楚大夫也此

因以為邑致之者會其眾也致方城之外於繪關負

取曹版匹茲二反面音咸

繪關皆楚地曰吳將沂江入郢逆流將奔命焉為一昔之

期襲梁及霍偽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

有霍陽山皆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浮餘楚蠻子赤

蠻子之邑也陰地河南山北自司馬起豐析與狄戎楚

奔晉陰地上雒以東至陸渾司馬起豐析與狄戎楚

馬取也析縣屬南鄉郡析南有豐以臨上雒左師軍

鄉皆楚邑發此二邑人及戎狄倉野在上雒縣

于菟和菟和山在右師軍于倉野補正發二邑之兵

與戎狄之眾以臨上雒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命

而分軍為二以脅晉人補正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

夫別縣監尹補正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

晉大夫守陰地者補正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

左傳



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將

大開武關，道以伐晉。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

於楚，必速與之。」未寧，時有范中行，時有難。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

戎在晉陰，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詐，且將為之

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昇楚師于三

戶。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楚復詐為蠻子

其宗主，而盡俘以歸。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陳乞，僖子，庚

午圍五鹿。五鹿，晉邑。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

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邑。臨邑，晉邑。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

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郟，逆時陰人孟壺口。八邑，晉地，欒在

趙國平棘縣西北，郟即高邑縣也。趙國平棘縣西北，郟即高邑縣也。會鮮虞，納荀寅于

柏人。晉邑也，今趙國柏人縣也。弦施與鮮虞會也。

五年春，城毗。無傳，衛也。夏，齊侯伐宋。無傳。晉趙

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再同盟也。景公

卒，安孺子荼立。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無傳。

春秋左傳 卷五 哀公 七

後半三行六十字，又作兩句讀，而勁簡而深。

一本鮮虞一奔臨下先敘墮臨後敘會鮮虞一承上弦施一另起國夏也事變

而文之順逆因之矣



王生為惡而知美柳朔亦無德不報古之人古之人

此篇為陽生篡立也本蓋深嘆景公違眾立茶之失也前是公謝諸大夫何句

是不要別人管能開事口角後蔡人之歌亦便何句是並没人來管你開事口角兩謀字正相應前語似冷似諷後語亦怨亦嘲均屬摹神之筆

中節為一篇關紐上半是立茶甲禮文字下半是實萊甲禮文字

須知蔡人不是痛蔡子正是痛景公孤立所望而諸大夫皆袖手退也野幕之及恐亦不能含笑地下矣

歌凡三換韻埋與謀死與事乃隔句叶也

埋

傳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

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為柏人宰也昭子范吉射昭

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公家之事也好不廢

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奔齊

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

授我吾不可以借之遂死于柏人為吉射距晉戰死

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衛助范氏故也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景公夫人不成未冠也諸子鬻奴

之子茶嬖諸子庶公子也鬻奴景公安茶安儒子茶音舒又音徒又丈加反諸大夫

恐其為大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

之何公曰二三子聞于憂虞則有疾亦姑謀樂何

憂於無君領教景公意欲立茶而未發故以此言塞大夫請聞音閑又音諫又如字公疾

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茶惠子國夏昭子高張實羣公子于萊萊齊

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

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子在萊者萊人歌之曰景

公死乎不與理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叶師乎師乎

三書

哀公

哀公

哀公



画凶箴耶又一豐之離矣。

詩頌中間橫插斷語却是一句承上一句起下極淡處都有法。

何黨之乎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稱謚蓋葬後而爲此歌哀羣公子失所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

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

子思子產子國參也詩大雅攸所也暨息也

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此之爲久 晉差也濫溢也皇暇也言駟秦

違詩商頌故受禍

經王六年春城邾瑕無傳倘晉也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 ○晉趙鞅

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二

阿君廢長立少既受命又不能全書名罪之也 ○叔還會吳于相無傳 ○秋七

月庚寅楚子軫卒未同盟而赴以名 ○齊陽生入

于齊爲陳乞所逆故書入 ○陳衛侯入于夷儀衛甯

齊陳乞弒其君荼喜弒其君則喜爲衛侯弒也齊陽生入于齊

則乞爲陽生弒也弒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

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

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於免罪故春秋明而

書之以爲弒主 ○陳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無傳 ○

宋向巢帥師伐曹無傳

傳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四年鮮虞納荀寅于相人



此篇極寫陳乞之設。劈頭一筆提破。下分兩段。先以大夫之言激高國而勸高國去大夫。既即以高國之言恐大夫而令大夫去高國。縱橫闔捭曲折詭秘。描寫入神。

兩取句句相對。極參差整齊之妙。及朝一層。乃是從高國轉到諸大夫。兩段中之樞紐也。此法唯左氏最精熟。

○吳伐陳復修舊怨也。元年未得志故也。楚子曰吾先君與

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陳盟在昭十三年。

○齊陳乞偽事高國者。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侯朝乞欲害之。故先偽事焉。夫朝

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言其罪過。曰彼皆偃蹇將棄

子之命。偃蹇。兩段。都。用。代。作。對。得。君。龍。也。必偪我盍去諸國

將謀。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疑

也。需。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

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

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

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

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天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

牧。牧鮑。國孫。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

乘如公戰于莊。敗。高國敗也。莊。平日厚施之報。國人追之。國夏奔莒。

遂及高張。晏圍。莒施來奔。圍晏嬰之子。圍。施不書。非卿。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

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於柏舉。今若退還。亦是敗。

此篇作兩截讀。上截是正敘。下截是追敘。末以夫子斷結。其重在下。截止以五辭。而後許立之。而後還對說。作片段。下以遂弗祭。遂弗祭對說。作片段。其實通。



篇以昭王為王上截乃以子間伴說先  
主後賓故下截亦以有疾弗祭為土而  
弗祭伴說先賓後主局對而意側章法  
又極整而變也  
上截兩十兩不吉與兩則命兩不可筆  
調相配此一節自為章法兩不如死兩  
順也死一二順筆調相配又兩節合為  
章法下截先論王身便添出股肱與腹  
心為對次論祭郊便添出江漢睢漳與  
河為對而又焉移之說在不穀之後不  
是過也說在不穀之前總一整散順逆  
相配相錯而名旨絡繹段段精神

王或庵曰弗祭弗祭無尾以首段為尾  
九疑之連綿也王命三子三子立章序  
于三段之中湘烟之逢隔也

棄盟逃讎亦不如死上句單指戰不吉死一也其說此句乃指退不吉說  
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  
命公子啓申子西結子期啓子間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  
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大冥陳地子間退曰吳師所在  
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從命  
許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  
潛師閉塗史記司馬貞註閉塗即禮記所謂敢塗者謂匿其喪也逆越女之子  
章立之而後還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是歲也有  
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  
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  
不及若祭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祭音誅王曰除腹  
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  
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十日河為  
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諸侯望祀竟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禍福之至  
內山川星辰絕有風致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



不失國或指相舉敗而後與言論篇法則指上子閭立章而言也由已率常只結下截而讓國不失之意自然包舉又看由已收上無大過雖不德率常收上又焉移之不是過也此暗應法又總結法

此篇作三段讀論事則首段傳陽生入齊事末段傳陳乞弑君事中段乃補寫兩截中間情事論文則首段敘陳乞立陽生下兩段一敘陳乞安頓孺子一敘陽生遷殺孺子兩使字相對蓋通篇以陳乞陽生對寫於章法為一頭兩脚也

首段陳乞使召使養陽生告且于戒闕止兩人都用重筆中段重陳乞却捕寫悼公稽首一節末段重陽生却捕寫僖子不對而泣一節章法最勻然此特論片段耳其實作意只寫一陽生凡三寫其机智絕人首寫其謀事之密中為其要盟之婉終寫其絕患之毒遂令一極長機許之陳乞而召之而養之而立之而盟之而卒至于泣涕所謂橫着黃刺土步是佛者也真是寫絕公羊寫陳乞為讓便筆筆以陳乞為主此則筆筆以陽生為主題同而而局昇此可以得文心之變矣

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

陶唐帥彼天常逸書言堯循天之常道今五子有之但無帥彼天常句下亦微昇

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滅亡謂夏桀也唐虞及夏

同都冀州不易地而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

矣又逸書言信出已則福亦在已

八月齊郚意茲來奔高國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

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且于齊公子鉏在魯

曰嘗馱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

乘之畏在家人聞其言故欲出萊門而告之故

定九年解闕止知之先待諸外闕止陽生家臣子

子曰事未可知反與王也處王陽生戒之遂行戒使

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故以昏至不欲令人知也

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隱於僖子家內與饋者皆

入陳僖子又令陽生隨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

饋食之人入處公宮鮑鮑牧臣也差車主車

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點鮑牧臣也差車主車

如字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



前等世曰罵陳乞之好。好到絕頂。為鮑子之庸庸。到絕頂。為悼公之辣辣。到絕頂。蓋三絕。而孺子死矣。

王或庵曰。陽生入齊。陳乞弑君。經雖分書。實一事耳。傳說合序。則但為弑君傳可矣。召陽生人者。乞也。養于家。納諸宮者。乞也。立為君而廢孺子者。亦乞也。始終皆乞。獨至弑孺子。而曰。我不知。欲使弑君之名。幸以免也。欺天平。欺人乎。左氏一詳其實。以傳其直。而春秋書法。無容辨矣。然不誅其心。以暴之天下。而不對而泣。孺子何罪。若以為出之誠。然而序之無味。詞者此正。寫其奸狡處也。寫小人人。第知直挾肝胆。為寫昭。不知但寫面貌。為傳真。此間分際。難為淺者道矣。

結直寫出他處。置乾淨快活。來入神之筆。

子曰。子之命也。見其醉。故誣之。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

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茶也。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茶牽之。茶頓地。故折其齒。

悼公稽首。悼公陽生。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不可不必

亡一大夫。言已可為君。必不怨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

自謂也。恐鮑子殺已。故要之。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與

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

君之子。附。往法。相配。前是陳乞。使後是陽生。使筆。固可立。使胡姬以安孺子如頓。

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甸。賈之臣。王甲。景公嬖臣。

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朱毛齊大夫。曰。微子則不及此。

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

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舉皆也。以齊

國之困。困又有憂。又有兵革之憂。少君不可以訪是

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

命公悔之。作假。言。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

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

諸。爰冒淳。恐駘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駘齊邑。爰冒淳地名。實以冬殺。經書秋者。史



春秋記始事遂連其死通以冬告魯。駱他才徒來二反。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

衛。夏公會吳于郟。郟今琅邪郟縣。秋公伐邾八月己酉。

邾以邾子益來。他國言歸於魯。宋人圍曹。冬

鄭駟弘帥師救曹。林自魯救晉凡晉楚之救皆不書。諸侯自相救也。諸侯自相救猶可也。吳救陳諸夏亦幾于亡矣。

傳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定八年鄭始叛。

晉師侵衛衛不服也。五年晉伐衛至今未服。

夏公會吳于郟。吳欲霸。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

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魯不

可以後宋且魯宰晉大夫過十。晉大夫范鞅也。吳王

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

敵邑故敵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

矣。有常數。周禮大行人上公。若亦棄禮則有淫者

矣。淫過。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土物天子之

氏曰如冕與旂俱十二旒。以為天之大數也。天有十

玉路繁纓十二就之類。二次故。

此篇傳會鄆事詳寫吳之無禮為黃池起本以求句無能為也為主意不在文而交乃特工。一句起一句結中分兩對章法最整徵百牢便借范鞅來發揮召康子便借太伯為口實絕妙機鋒。孫執升曰觀景伯之詞范鞅貪而棄禮君若以禮命諸侯云云然則我之多求於人者皆自處於不自而人之有求報應者皆以無禮待我也三復斯言可以物躬可以涉世。



中數語亦結上生下乃借作兩截轉板也弃疾于我已伏召康子一脈矣或

此何禮也語亦借前禮字作反詰妙在無禮便責之以禮及至他說禮偏又不與他講禮而且坐之以無禮隨機應變手眼與端木殆所謂一縱一橫論者莫當者也前後以君若不以禮命於諸侯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兩句為眼有通篇平寫兩段未忽憑空下一斷語既不屬之景伯亦不屬之子貢一部左

者矣

此結法真愈出愈奇愈妙

此篇傳伐邾事自以伐小國為二然為吳伐我起本又以背大國為重起處景伯與大夫二意雙提而側在伐小之危以起伐邾正文茅鴻則極言背盟之非以起我後文遂層卸落妙在前論伐小却兼照背大後論背大却帶定伐小用筆如青蚨子母回環手法絕巧

三編

制禮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象之

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違周為背本不與必棄疾於

我故棄凶疾乃與之天宰詔召季康子康子使

子貢辭太宰詔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

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畏大國不敢

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

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端委以治周禮仲雍

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大

王之長子仲雍大弟也大伯仲雍讓其弟委歷俱適荆蠻遂有民衆大伯卒無子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宜以辟災害非以為禮也端委禮衣也正義應劭云越人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結悠然而不反自鄆以吳為至肅云端委委貌之冠玄端之衣也使人作十日思無能為也棄禮知其不能霸也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大國也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

保二德信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怪諸大夫不惡與仁也

春秋左傳

卷之九

十四



賢而逆之。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惡猶安也。對曰：禹合諸侯於

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大夫對也。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塗山在壽春東北。今其

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言諸侯相伐古來以

然。數知必危，何故不言？應危將焉保。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

孟孫所怪，且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魯答

阿附季孫，德無以勝邾，但欲恃衆可乎？言不可。按此上皆諸大夫語，言列國至今相背以亡者，皆由背大國伐小

國而然。今魯背吳伐邾，知危而不言者，非不為言而無益耳。况魯德如邾，何可以亂治亂耶？蓋諸大夫皆與季孫不合，故不樂而出，補正傅氏說。同杜註，皆誤。服虔以知必危二句亦屬孟孫，尤謬。

不樂而

出。季孟意異，伏直不同。故秋伐邾及范門。邾，音孟。范，音孟。一音洛。先揮一筆。

鐘聲。邾不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成子，邾大夫。茅夷鴻。

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言以近。聞吳二千里，不三

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言足以成子以茅

叛。高平西南。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虜掠取

邾衆保于繹。繹，邾山也。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益，邾隱公也。晝夜掠。

傳言康獻于亳社。以其亡國。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負

子無法。魯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邾衆保繹，今掠

伐邾事本寫魯不保小正文却又為魯不事大作陪一脈兩用得妙

晝掠宵掠極寫不仁夏盟秋背極寫不信分應完密



敘事後虛說一層申說一層又抉進一層威之不立既言其害以私奉貳又動以利詞令鬆快凡寫八君字語語不為邪謀全為吳謀似此筆舌其視初年燭武館甥諸公其不同為何如也

孫執升口三家患寡貪惟季為甚故伐皆伐邪皆季尸之若人愆于楚而邪人愆于吳蓋可以觀世變矣

而歸故負邪茅夷鴻以東帛乘韋自請救於吳無君命故言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眾馮應背大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辟應伐小以陵我小國邪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鄆行鄆也鄆盟不書吳行夷禮禮儀不典非所以結信義故不錄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言成其所欲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無違逆也言之貳也貳敵也魯以八百乘之邪賦六百乘君之私為私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為明年吳伐我傳

厲疾則夢元立則夢今陽亡亦夢何夢之多且驗也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救矣鄭何能為以不救桓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宮社宮社也微仲耶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振鐸曹始祖且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

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賦鴉鳩而賦維鵜也我曹鄙人公孫彊好我獲白鴈獻之且言田我之說猶有拾其唾餘者

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

先結夢者之子乃行一筆然後重敘公孫亡曹段落明潔若將彊言霸說連司城聽政敘去則應無處安放矣



此類與論古風無異也  
宋曹伯陽謂此詩言魯公  
之德也

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于其郊曰黍丘揖丘

大城鐘邠為明年入曹傳也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

經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人背晉而好

宋是以致討宋公既還而不忍褚師之詬怒而反兵

一舉滅曹滅莽本志故以入告○林檎亡東周之始

曹亡春秋之終夫子之刪詩也繫曹檜于國風之後

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篇

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吳伐我○夏齊人取讎及闞不書伐兵

未加而魯與之邑○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

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林僖公卒子闞公繼立

齊人歸讎及闞不言來命歸之無官使也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子肥朱大夫曹人

詬之不行詬詈辱也不師待之公聞之必命反之遂

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終曹人之夢

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問可伐不輒故魯人定十二年輒

與不狃襲魯兵敗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有大

奔齊後自齊奔吳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亦公山

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違奔也未臣而有伐

不一作否

寫曹亡出其不意亦極其素性其神理乃在數之字章法與宋萬篇同

曹亡于詐其以甚口為霸王之器耶俞寧世曰為曹伯君臣取亡之道如狂

如醉其中若有鬼神使之一夢方叙得靈活

此文作三段看吳伐魯而盟還前虧子洩後虧景伯叔師是友陪子洩微虎是

正陪景伯中間鄭人王犯承上險道與波同車使能預為盟還作地而景伯與

懿子一番議論實為一篇之主回顧起句埋伏結句兜裏完密線索玲瓏其妙

非可以鹵莽睹也看來以下半篇景伯為主上半將伐魯



為吳伐我作引武城一節特寫景伯讓切季孫為後負載請釋伏賦國未可望已有欲歸之心一夕三遷又有不久之勢假令少靳其盟自免城下之耻而季斯既長兵強又修何怨於非子服姑曹意智其不為豹婦之續者幾何矣看他自子漫未可得志一語提破從武城後步步都為結處作勢有千里來龍到頭結穴之妙

凡六番起伏叔輒一起不狃一伏鄭人王犯一起斯與之戰一伏克東陽獲叔子一起國未可望一伏次泗上殺國士一起一夕三遷一伏然後跌落吳人行成竟可收局矣而少待其歸文一起負載造門又一伏請釋子服吳人許之又一起姑曹當之而後止又一伏然後以盟而還收拾一篇層波叠浪之文此種篇法曰城激輝戰而後亦未數數者也

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正義言奔命則命不會所因託則為之隱惡所託也則隱既託所適之國則隱惡不及亦不還也不以其私怨惡與其廢棄其鄉黨之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輒魯公族故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謂之宗國

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子張輒也非為帥也以二正義率引導人知魯道故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與魯緩時若無必有與斃皆將同死戰諸侯將救之未能自立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而四夫魯齊

晉之辱辱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安放子洩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故由險道欲初武城人或有

因於吳竟田焉倚田拘鄆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我吳界水滋鄆人亦倚田吳滋濁也漚烏豆反及吳師至菅古顏反滋本又作茲字林云黑也

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鄆人教吳必可王犯嘗為雙承上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王犯吳大夫故嘗國人懼奔魯為武城宰澹

臺子羽武城人孔子弟子也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為內應懿子謂景伯若之此語獨存季孫則前大夫之不阿季孫明矣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



前叔輒不弔有名無情。與正與難必得志未可得志是違對格。此二節兩明日對提王曰聞之對然。是連對格。敬父必得整處章法乃不漁耳。

為邾伐魯。單為季斯昔照而來。却並不寫他如何設處。只輕輕於前段點一期。

與之戰。此處點一或謂季孫而季斯之一筆。莫展但能名災。莫能禦侮。活現紙上。最是嚴冷之筆。

以姑曹當之。乃是景伯當場活變。柱註既得復求未合。俞寧世曰。吳迫于邾之請。不得已而與師。輕而且遠。力實不能取。魯子洩一言。其氣已沮。一路步步驚惶。魯人畏懼之甚。急為城下之盟。乃知以貪始者。必以怯終也。敘事全于此處著意。

求焉。言犯盟伐邾。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

舍於蠶室。三邑。魯地。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

與析朱鉏。公賓庚公甲叔子并析朱鉏。獻於王。王曰。

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使人故不可望得。明。

日舍於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大夫。

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於帳前設格。卒三百人。

有若與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及稷門之內。

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

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吳人行成。

求與將盟。景伯曰。楚人圍朱。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在

十五年。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乘

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

負載造于萊門。以言不見從。故負。乃請釋子服。何於

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釋舍也。魯人

欲因留景伯為質於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吳人盟

而還。不書盟。耻吳夷。



○齊悼公之來也。在五年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

逆之。季魴侯通焉。魴侯康子叔父。○魴音房。女言其情弗敢與也。

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讎及闔。

○或譖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妾。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

齊侯殺胡姬。傳云齊侯無道所以不終。

○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齊未得季

也。吳前為邾討魯懼。世固有吃黃不記人。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

討之。子餘大宰。○敘事簡練。囚諸樓臺。梃之以棘。梃擁也。○梃在薦反。使諸大

夫奉大子革以為政。革邾大子桓公也。為十年邾子來奔傳。

○秋及齊平。九月。臧賔如。如齊涖盟。賔如臧會子。齊問丘

明來涖盟。明問丘嬰之子也。且逆季姬以歸。嬖季姬

所通者。

○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于乘乎。有馬于乘使為君也。

鮑牧本不欲立陽。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

居于潞以察之。潞齊邑。○言待我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

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

前寫鮑牧挑釁。只得一筆。飲動欲活。後寫悼公察譖。却用六轉。作弄盡情。詳畧各妙。真化工手。

故縱之。而後擒之。又不。一氣偏作幾番。頗推變詐是陽生本色。



○冬十二月齊人歸謹及闞季姬嬖故也。  
○使。得。行。○豈。果。反。子。之。所。即。○

二乘及潞糜之以入遂殺之。  
○糜亦○

○冬十二月齊人歸謹及闞季姬嬖故也。  
○無傳三月○宋皇瑗

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書取覆而敗之○雍丘縣屬陳留○夏楚人伐陳

○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  
○齊與魯平○吳子○

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

君。  
○為十年吳○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  
○馮山○武子之屬○

請外取許之。  
○瑕請取於○他國也○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

許服每日遷舍。  
○作壘塹成輒○徙舍合其圍○學合鄭師吳子姚救之

大敗。  
○子姚武○子賸也○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

無死。  
○惜其○能也○以郊張與鄭羅歸○鄭之有○能者○

○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宋公伐鄭。  
○報雍丘○正義虛舉經文者為下趙○

○秋吳城邗溝通江淮。  
○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

有能者無死。嗟乎吾知不免矣。

築城穿溝。兩事不當平對。今偏將邗字夾在中間。死字便作活字用。又溝字既可對上。又須連下他處。以一句作上下。



轉。橫。此。直。以。一。字。作。上。下。轉。換。而。文。又。只。七。字。同。古。今。有。七。字。成。文。而。變。化。有。法。如。此。者。乎。無。有。哉。

通。篇。皆。以。救。鄭。為。不。吉。而。着。解。不。同。故。用。筆。全。別。雖。墨。都。以。伐。齊。之。吉。伴。說。伐。宋。之。不。吉。而。前。併。後。今。前。順。後。逆。總。不。說。破。伐。鄭。史。趙。則。直。指。救。鄭。之。不。吉。將。伐。齊。伐。宋。支。離。附。會。一。概。掃。却。透。快。無。以。復。加。賜。虎。忽。兼。說。宋。鄭。而。側。重。在。宋。又。從。對。面。看。出。吉。以。見。在。我。之。不。吉。將。上。三。說。脫。換。都。盡。蓋。文。心。之。變。備。于。此。矣。

道也。今廣陵邢江是。邢音寒射食亦反又音亦。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

水火之兆。正義服虔云兆南行適火。卜法橫

者為主立者為本。邪向經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

史龜曰是謂沈陽。

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與兵。兵陰類

以典。利以伐姜不利于商。

姜齊姓。子商謂宋。伐齊則可敵宋。

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

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乃行。子姓

又得北方水位。正義秦本紀秦伯翳之後為嬴姓。趙世家云趙氏之先與秦同祖其作嬴後世為盈。滎。蜚廉有子二人。一曰惡來其後為秦。一曰季勝其後為趙。今卜趙鞅伐宋故以嬴子二姓為占也。盈與

羸。名位敵不可干也。

二水俱盛故。言不可干。秦帝為火師。神農

瑞以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

如川之滿不可游也。

既盈而得水位故為如川之。滿不可馮游言其波流盛。鄭

方有罪不可救也。

鄭以嬖寵伐人。救鄭則不吉不知

其他。救鄭則當伐。

忽添一人。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三。乾下

泰之需三三。乾下坎上需。

日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

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立為天子。故稱帝乙。陰而得中有似王者。嫁妹得如其願。受福祿而大吉。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為昏姻甥舅之



國未為微子之後今卜。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得帝乙卦故以為宋吉。談易。頗有雋水之致。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吉在彼則我伐之為不吉。

○冬吳子使來傲師伐齊。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

與魯謀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邾天子革為政。○公會吳

伐齊。書會從不與謀。○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以疾赴故不書弒。林悼

公卒子簡。夏宋人伐鄭。無傳。○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無傳。○葬齊悼公。無傳。○衛公孟彊自

齊歸于衛。無傳。善歸。齊納之。○薛伯夷卒。無傳。赴以名。故書。○秋葬

薛惠公。無傳。○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季子不書。

陳人來告不以名。○林此延州來季子也不書義不在季子也。吳救陳諸夏幾于亡也。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終子貢之言。

○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郕。郕齊地邾不書兵

并屬吳不列於諸侯。齊人弒悼公赴于師。以說吳。吳子三日哭于

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

乃還。承吳大夫。

三日哭于軍門之外乃故以三日之哭。誤吳使不備也。舟師自海正三日內事。若以三日二字安于句尾便是結住語。氣不見一面哭一面去之妙矣。



一取一毀一侵接連一氣寫出勢如破竹妙即從行也二字帶下用筆入神此以謙曲敘之法也

是厚道語是前輩語我字子字正與二君對看見二君如彼我與子當為之掛解一二也又絕似同寅協恭語

○夏趙鞅帥師伐齊經書侵以侵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

卜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故今興兵事不再令再令卜

不襲吉襲重行也于是乎取犂及轅犂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祝阿

縣西有轅城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秋吳子使來復侵師伐齊未得志故為明年吳伐齊傳

○冬楚子期伐陳陳即吳故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

曰二君不務德二君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

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

今七十七歲壽夢卒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正義孫毓以為扎之子與孫猶趙氏世稱知伯然務德安民大賢之事是扎無疑

經丁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

奔鄭書名貪也○頗破可普多二反○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

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公與伐而

不與戰艾陵齊地○林齊魯交兵止此○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無傳

赴以名○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無傳○衛世叔齊出

奔宋書名淫也



郊之戰自是出色焉。再有要其為，冉有乃所以形三家通篇分兩大截。讀上半伐我及清，提起至右師從之，住是未戰前事。一勇一怯得失已具。下半師及齊師提起，至洩曰驅之，住是正寫戰事。一勝一敗功罪分明。中間忽插公叔務人一番議論，作通身關節。上不能謀，是照前文下不能亂，是照後文。直作三家總斷。故未竟與冉有一例評贊。蓋冉有以反刺三家而正對則托之務人，口中不但聖人懷子立言亦左氏之精于措局也已。或以務人之言與公為之事，作上下兩截對收而未另以贊冉有作結，亦得。但于兩孔子曰雙結之體未合前說為長。雖是雙收法，然原有賓主之別。先結公為而後結冉有此左氏先

賓後主之定法也

一篇以能不能為線索。前兩不能一屬二子一屬季孫，末以兩能字反應之。中間兩不能正一篇眼目。其餘如樊遲非不能齊人不能師以及孺子能嘿不知也賢也弱也月命也不成丈夫也皆與能不能相映如點水蜻蜓穿花蝶也。上截又分四節。季孫謂其宰節為冉求分派三子季孫告二子節為冉求獨激季孫季孫使從于朝節為冉求兼愧二子帥左帥右節。賓主雙提而須弱用命同次。勇門右師之從遲之五日詳主畧。賓已為下半伏脈。下半亦分四節。却是兩對串遞。遞說則師不踰溝是為左師右師奔節是為右

傳十一年春齊為鄆故。鄆在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清齊地濟北盧縣東有清亭。季孫謂其宰冉求冉求魯人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度力不能使求曰居封疆之問封疆竟內。季孫告二子。二子叔孫孟孫也。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聚于齊之兵車。羣室都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

季氏

言二子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侯于黨氏之溝。黨氏溝朝中地名。武叔呼而問戰焉。問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言子所問非已材力所及故不能言。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知冉求非己不進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孺子孟懿子顏羽御。洩為右。孟氏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樊遲魯人孔子弟子。樊須



左編

師獲甲首又寫左師孟孺子節又寫右師轉換極勻對說則三刻踰溝是寫樊遲獲甲八十是寫冉有左師自為賓主後入為殿寫孟之側不欲能嚙寫孟孺子右師亦自為賓主而不狃之不走不止附見于前利洩之一鏡一駟附見于後恰好相配看似斷續錯綜其中實整齊條理也左氏敘戰大篇此又出一格矣

首段凡五寫冉求之言前三節侃侃而談後兩節微微冷刺總是義廣所將不待用才入軍蚤已壓倒群子矣

看和左傳

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

雖年少能用命有子冉求也按補正劉

原父曰有子當作子有然古人于字下加子如匡章稱童子田盼稱盼子田嬰稱嬰子田文稱文子魏冉

稱冉子之類甚多不必例轉也李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

為已徒卒精兵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南城五日

右師從之五日乃從公叔務人務人公為昭公子見保者而

泣保守曰事充孫役政重賦稅上不能謀士不能死

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既言人不能死師已不敢不死

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稷曲地名師不踰溝樊遲

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眾三刻約信如之

眾從之如樊遲言師入齊軍冉求右師奔齊人從之

逐右陳瓘陳莊涉泗二陳齊大夫孟之側後入以為殿之

也孟氏族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欲林不狃之伍

曰走乎不狃魯士五人不狃曰誰不如我不如誰而

音而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止戰惡足為徐步

而死徐行而死言魯非無師獲甲首八十冉求齊人

不能師不能整宵謀曰齊人遁也謀開冉有請從之三

左編

左傳

卷之三

三



戰于郊。敘法最變。師入齊師。下却。不連。獲甲敘去。偏接。落右師徐步而死。下又不連。孺子敘去。重又夾入。再求錯綜之妙極矣。之則是右師極出色。人因不。滿右師故。先用輕筆。點過。若寫在不。孟洩之後。便歸重。此人作揚筆矣。此。主先後安頓處。孺子語人自誇。與之。側策馬不伐。相反相對。激射妙絕。洩等却借孺子口中帶出。敘事省甚。變。其然此乃點綴法。非補筆例也。結再求。又另補一用。牙事。見不獨以口。舌表丈夫而已。一字作蒼華。褒猶榮。

只器成而具。俱先行七個字。喚醒貪復人。喜憂多少。

艾陵之戰。公為兵主。却全得吳力。中軍從王。王幸助之。乃一篇之眼目。而齊人之所以自知必敗者也。後半歸國子之。元直以天使下國。歸自巳。雖為起手。結句而公之會天適以自誣者。隱然言外事。在此而文在彼。可想作者細針泥刺之妙。俞選謂此篇極為吳強。正為下篇盈必。

李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邴洩。二子與孟。子羽銳敏。子羽顏羽。銳精也。我不欲戰。而孺子同車。子羽銳敏。敏疾也。言欲戰。能然。心雖不欲。洩曰。驅之。言驅馬。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也。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時人疑童子當殤。殤音傷。禮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不滿八歲為無服之殤。長殤。冉有用牙于齊。中殤。服降成人一等。下殤。降二等。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皆陳也。不書敗。勝負不殊。○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

女。封內之田。有餘。以為已大器。大器。鐘鼎之屬。國人逐之。故。道湯只該飲水。今不惟有酒。又有飯。又有肉。所謂。出。道湯。其族。轅。進。稻。醴。梁。糗。服。脯。焉。糗。乾飯也。給也。反。服。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具此。禮。曰。何。丁亂反。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先見逐。

○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欲以五月克博。壬申。至。於贏。博。贏。齊邑也。二。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

夫人三專。哀公。三。三。



左編  
毀先下註脚當與楚子狩州來篇參看  
不得徒賞其點染顏色評其有見存之

中段人人皆作敗與語獨公孫揮差強  
人意此非下語不倫正是暗藏針線處  
蓋借此露一吳字以見此勝全得吳力  
若無此筆幾疑齊之奔晉而畏之矣  
吳吳知敗分兩番寫前是兩兩相勉後  
是自作吞嗟然有三樣筆法起用參差  
中用整齊末忽橫添一實事以兩在  
用筆尤變  
會吳伐齊却獨寫吳齊將佐魯師叔孫  
只于後半間處一點又寫其拜賜未能  
以表一筆莫展不過因人成事而已用  
筆嚴冷之極

死○我○必○得○志○書子占也欲宗○子○陽○與○闔○丘○明○相○厲○也○前後皆實此句

相○勸○厲○致○死○獨處桑○掩○胥○御○國○子○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國子

死○亦○勸○奔上搭下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三且徒散中葬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正義

啓○殯○將○虞○之○歌○卽○今○挽○歌○也○晉○初○荀○顛○制○禮○欲○去○之○國子

存○華虞駮云詩君子作歌惟以告哀葬之有歌何害復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子行陳逆也具公○孫○揮○命○亦示必死

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為尋吳東○郭○書○髮短欲以繩貫其首

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夷儀使○問○弦○多○以○琴○弦○五氏與今

奔○魯○問○遺○也○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陳○書○曰○此○行○也○再見多

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以書起以書結鼓與金對言○將○死○也○傳○言○吳○師○疆○齊○人○

皆○自○知○正寫戰事甲○戌○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齊上國○子○敗○胥○軍敗

門○巢○吳上軍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亦敗

丘○明○陳○書○束○郭○書○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再補寫戰前事

公○以○兵○從○故○以○勞○公○叔孫武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州仇

而○事○何○也○明譏其因人成事對○曰○從○司○馬○從吳司王○賜○之○甲○劍○鉞○馬所命

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若無助此人亦新篋

子○也○中物正○義○端○木○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拜受之

衛○人○故○稱○衛○賜○補正邵氏



左補  
無端于歸元上救点出許多色澤蓋特與前文虞賓含玉等照耀成景也文固未有不相配為工者

前去疾篇單論許成之非此文極論喜略之失其毒愈深故其詞愈迫與痛哭流涕之文 伐齊意輕故中間只点一筆  
此文與前篇有同處有異處有相承處有翻用處有快進一層處前篇言備不可長此云種不可易此同者也前對行成只說克而弗取之非此對喜照并照伐

齊魯參吳盈與濟欲石田兩兩分割此是者也前北之去疾却只說得正意此便承來說心腹說醫說遺類前云吳其為治此却翻轉說越不為沼前云二十年此更快進說三年一國之事一人之論而種種變化初學細心比勘安有勦襲陳因之若耶 起云參吳結云盈必毀皆以喻意為正意中間心腹醫疾首尾相應後田為沼又恰相對遺類易種屬鐵墓積工麗之極

孫執升曰吳無艾陵之勝其兵力不盡猶可為國不殺子胥則長城猶在越不能復艾陵之勝天益其疾也屬鏹之賜自壞其長城也會看屢屢遊姑蘇亦足

左肅

春秋左傳

曰州仇奉甲從君者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按為戰後事對之言拜者受之禮歸於齊也元首也吳製薦也實之新篋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實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識不善故殺

國子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參吳也夫參養也若人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所以為腹心之疾欲得一氣說五層句聯句動從事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擊之得

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剿殄無遺言無俾易種于

茲邑盤庚商書也顛越不共從橫不承命者也剿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

于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以其子改姓為王孫欲辟

吳禍補正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反役王聞之使賜艾陸役也屬鏹劍名之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槨

春秋左傳

卷之九

三



哀已

此篇為世叔齊奔宋作傳却詳敘孔聖妻疾攻疾事又因止圍攻疾開詳敘夫子歸魯事謂之因事及事例於事之開係文之針線本無涉也然前半輕快仲尼止之一筆留于結處復說作一篇之照應結束蓋事過而文自聯則篇法所必講者矣

前事第二層是補敘奔後事第三層又推其母以及其甥則皆孔圍之為之也一面寫太叔有可奔之理二而便寫孔圍非奔疾之人夫子胡營之事即以諷其失而作之斷也豈無端章合云爾哉

檀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為十三年越伐吳起

○秋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善有

○冬衛大叔疾出奔宋疾即齊也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宋人

仕衛為大夫其婦孺婦所娶女之婦子朝出出孔文子使疾出其

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姊寘于絜絜衛邑而

為之二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

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外州衛邑軒車也獻於君

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遣使室孔三謬尤謬遺疾之弟孔姑姑

之疾臣向魍為宋向魍臣納美珠馬與之城鉏城鉏宋邑宋公

求珠魍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出在十四年城鉏人攻

大叔疾衛莊公復之聽使還使處巢死焉殯于鄆葬于

少禘終言疾之失所也巢即少禘皆衛地初晉悼公子憇亡在衛使其

女僕而田僕御田獵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懿子大叔儀之孫遂

聘之生悼子悼子大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夏戊悼子叔疾

三篇

春秋左傳

卷三十九哀公

四



下讀仲尼止之幾疑夫子何為與此等  
閒事讀至此處乃知夫子固以不止  
之也文子却意而止可以為文乎  
此段音竟詳于前止之文內便釋今另  
敘作結便重類敘若不分輕重則不見  
歸趣矣

先極論田賦之非未又言所以不對之  
意御用一正一反切詳明左氏敘述

聖論處煞甚體會來

夫子明知其言之無益故不對然又不  
不忍竟聽其加賦故又私子冉有使其  
以吾言為然不無小補如不以吾言為  
然則在我固未嘗強聒也仁之至義之  
盡矣

吳草廬曰宣公稅畝首壞井田什一之  
法則賦民之財也非古矣成公作丘甲  
則賦民之力者非古矣至哀公用田賦  
而民財力竭矣

悼子亡衛人翦夏戊翦削其孔文子之將攻大叔

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胡簋禮器名夏

曰胡周曰簋正義明堂位夏之四虺殷甲兵之事

之六瑚周之人簋今皆作夏曰胡疑誤

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

自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

子名度將止仲尼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

各得其所正義孔子世家云季康子使公葉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是也

○季孫欲以田賦兵賦之法因其田則通出馬一疋

一賦故言田賦先儒論田賦其說不一愚意丘賦

甚輕田賦當是照田加賦在宣公稅畝之後即魯論

所載二猶不足者也有子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

之對亦當本此未審是否卒曰卒終子為國老待子而行

丘不識也三發問卒曰卒終子為國老待子而行

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答而私于冉有曰

君子之行也行政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

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

賦與丘甲當是兩項如林說則若不度於禮而貪冒

都是益兵與國用不足無涉矣

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



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為明年用田賦

傳。○冬十有二月。○十有二年春用田賦。直書之者以示改法重賦。林以丘賦一乘為未足。

又以田賦之也。田賦之也者。家一人也。管子內政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州兵是也。春秋之季魯亦行之是故。○夏五月甲辰孟子卒。魯人。

諱娶同姓謂之孟子。○公會吳于橐臯。橐臯在淮南。遂適縣東南。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郟。郟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

○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終前年事。

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災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益。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同姓故謂之。孟子若宋女。不稱夫人。不反哭。

故不言葬小君。反哭者夫人禮也。以同姓故不成其夫人喪。孔子與弔適。

季氏季氏不絕放經而拜。孔子始老故與弔也。絕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弔。

季孫不服喪故去經從主節制。經音問。補正傳氏曰孔子與弔弔于公也。弔畢而適季氏見季孫不絕亦去其經禮之稱也。拜者賓主之禮也。古者弔無拜禮。

因其子而子之。因其不絕而放經。今陳司敗知之亦當曰夫子以黨耶。



老實諒個不必尋盟只一句便了然正說殊不醒快妙在一反一翻不費辭而意已足也

唯恐寒盟故欲尋盟偏說個寒盟即在尋盟之中一語勝千百而風調雨順藥人平鈍

此篇上半寫子羽勸會下半寫子貢釋箴都是絕妙文字前妙于比方後妙于

反復至土之伏下下之傾上自其本色而出之有意無意所以為作  
上下文調都極波宕而上則先散後聚下則先整後散又各不同  
晉以楚為尤衛以吳為狗其次南蠻之為世詬厲也

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尋部公不

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用字軍雙相制亦故心以制之制其

玉帛以奉之奉贊言以結之結其明神以要之要以

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

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重也乃

不尋盟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思謀於行

人子羽子羽衛大夫也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

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子木衛大夫國無道必棄疾於人

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為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

也標擊標敷國狗之瘼無不瘞也瘼瘼狂也噬齧也

正義國狗而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於郟公及衛侯

猶家狗而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於郟公及衛侯

宋皇瑗盟盟不書畏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

藩離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

致禮地主歸餼侯伯致禮以禮賓也地以相辭也各

辭讓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苦子



彼責其緩來便赴勢就他緩字中發出所以不可執之故全不費力與前論章盟詞一樣致只一緩字分出或欲或否兩種恰好同應上牛一止一社章法現成

前殺其使後敘其言起結亦自相映成

蓋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以賂語及衛故衛請者

大宰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惠故

將止之止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

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

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墮毀夫墮子者

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患墮黨崇讎

而盟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曰說乃舍衛侯衛侯

歸效夷言子之尚幼子之公孫彌牟曰君必不免

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出公輒後卒死於越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

而後蟄者畢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今火猶西流可歷過也猶西

流言未盡汝知是九月歷官失一問釋例論之備古置閏皆在歲終依夏正周當閏十月註云九月乃秦臘也

也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隙地曰彌作頃丘玉暢岳戈

錫凡六邑○岳五咸反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

俱棄錫音羊一星歷反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在定十鄭人爲之城

虞尚開田豈未鄭所能效豈邪

前十二月螽已見北復出十二月可見凡本篇于時自有明會者篇首不得因



前文已見而竟畧之也

崑戈錫

城以處平元之族

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

孫遂圍崑十二月鄭罕達救崑丙申圍宋師此事經

月益上令劉在下更其列其月以為別

者丘明本不以為義例故不皆齊同

經未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崑書取覆而敗之

○夏許男成卒無傳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

池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大夫蓋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

書之林書會晉侯及吳子兩霸之辭也 ○補正謂西夷雖大皆日子然有吳語杜註為合

公子申帥師伐陳無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無傳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無傳 ○葬許元公無傳 ○九月

無傳書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無傳平旦眾星皆沒而孛乃見

故不言所在之次 ○盜殺陳夏區夫無傳稱盜非大夫區烏侯反 ○十有

二月無傳前年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失閏至此年故復十二月益實十一月

傳十三年春宋向魍救其師救前年 鄭子賡使狗曰

得桓魋者有賞魍也逃歸遂取宋師於崑獲成謹郟

延二子宋 以六邑為虛各不有 空虛之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平公周卿士也不書

曰救其師可見此等傳文都要連上年作一首讀結句與首句恰對分兩處讀便不見其妙

此三節當作一節讀前一節會黃池而越入後半篇盟黃池而越平通篇神理

卷之三十一 哀公



左編  
都在王惡其聞也。一筆以下節節都從此穿落。寫其急為其特。寫其一面心中。有事一面且去。外面掩飾皆入神之筆。

看和左傳  
尊之不與會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隧道也。補正隧即古隊。

疇無餘誦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先及郊吳大子友王

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觀越師。泓水名。彌庸見

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朱縣。大音泰孟康音闕。曰于艾之旗。彌

父為越所獲故姑蔑人待其旗。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屬會王

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誦陽越子至

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

壽於姚。地守故不獲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無其憫也。惡請侯問之尤忌晉聞之自劉七人於幕下。以絕口。秋

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是爭字註脚。吳為大伯。爭歃血。吳人曰於周室我為

長。後故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為侯。趙鞅呼司

馬寅。寅音大夫曰日旰矣。旰晚也。大事未成二臣之罪

也。大事盟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

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今吳王有墨

國勝乎。相得者國為敵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

利一何揭明作对局章法極其整齊

同連寫數事每段都以乃字為限。首段之爭長次段之奉見皆失意中強作支撐為掩耳盜鈴之計其意都從上告敗惡聞而來而國勝子死氣色已為人窺伯名侯終虛名徒為人餌因此發怒而既因而釋心休于鬼神況士皆乞退而勝而弗居疾中乎心腹出爭晉長歸及越平所得不償所失也可不為之大哀乎哉。一看來第一段乃先晉人是會黃池正項末一段乃歸是會黃池餘文中二段是會賄勞生支節而一何利一何揭明作对局章法極其整齊



之。少待無。乃先晉人。盟不書請侯耻之故不錄。先

亞之與此正合正。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吳于晉也。吳語吳公先歆晉侯。其要微。吳侯事。

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侯牧方伯。

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諸侯長。曲禮。五官之長曰伯。又

周禮八命作牧。自王以下朝聘王帛不同故微邑之。九命作伯是也。部以新爭挑之。絕妙承奉。

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

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康為伯矣。微邑將改職。

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

既勳之以高名復欲之以厚賈那得不入其元中。看來以名為主。前牛從名。說到利而以為伯也。仍帶定名後半從利。說到名而首成爲伯。仍跟名說入。蓋對好大喜功人唯此字足以籠絡之也。

半邾三。而如邾以事晉。邾邾六。且執事以伯召諸侯。

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伯欺。

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何景伯名。將以二

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尸牖。尸牖陳留。外黃縣西。

北東昏。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

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有職於祭事。自襄以來未之改。

也。魯襄。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為

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言不與祝。且謂魯宗會事也。次句省祝宗字舊在會字截非。

前証之以名利此又恐之以鬼神二段。運讀使人失笑不止。此時心虛胆怯。故易于恐動其神理總從惡間而來。



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于王曰無

損于魯而祇為名適為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

儀乞糴於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魯大夫舊相識曰佩玉

紫兮余無所繫之紫然服飾備也已獨無以繫佩旨

酒一盃兮余與禘之父服之盃一器也晚視也禘

得飲盛音對曰梁則無矣麇則有之若登首山以

呼曰庚癸乎則諾軍中不得出糧故為私隱庚西方

士共饑渴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以宋不

所以亡會黃池

故言吳大宰嚭曰子孫嚭而弗能屈也乃歸冬吳及

越平終伍員之言

弗能屈也下難屈速歸故此借事回故言吳

應起于文法林註吳去宋遠故不能屈于情事未合此兩語仍作暗照心照

語不肯明說猶是惡聞之見耳

春秋左傳卷二十九終







